文学研究会作品专辑

主编/许杰

春日

罗黑芷著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文学研究会

作品专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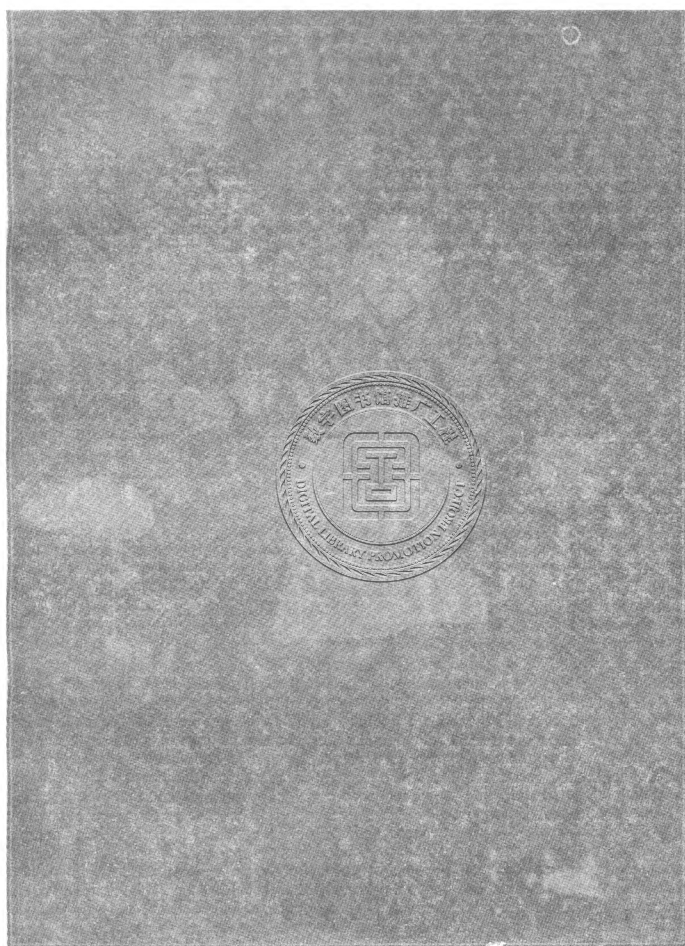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本書著者及其家族

文學週報社叢書

春日

羅黑芷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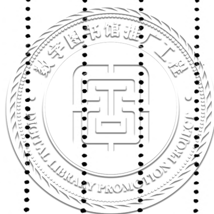


1931

開明書店



目次



附錄 作者評傳



客廳中之一夜

我爲何走進了這地方，在這冰冷的夜？

在這裏我看見了一座兀立的石頭在這陰溼的庭中，這彷彿是一座苔痕斑斕形狀奇怪的鍾乳玩石；我又看見一個彷彿滿盛着清水綠藻的碧瓦大金魚缸倚在一棵細葉紛披的天竹的幹旁；在對面階上中央我看見一個彷彿五尺來高的矗立的屏風，是朱漆鬆的呢？或者剝蝕了？這些東西被庭院兩面房屋窗帷裏透出來的薄暗燈光濛濛地混合着，在階前，在院中，只現出黑魆魆的形塊，分辨不出(在藹生人的眼裏)究竟是幾堆什麼東西。

然而卽使是一個藹生的客，跨進到這庭中來，又在這冰冷的夜闇，除了那浮在薄暗

的朦朧燈影裏的彷彿可以想像是彫簷畫棟的輪奐之外，還能夠嗅到一種異樣的氣味，一種在現今生活中不習見的氣味，一種從婦女們使用過的梳粧檯木質中揮發出來的髮油的氣味，古舊的閨閣裏的氣味；單只這氣味已經足夠使他憧憬於現在這站立的場所雖是陰暗的但曾經是有過光輝的。

呵！無論我是否熟知這人家的歷史，我站在這階前，正待被這裏的矮胖而年輕的主人邀請入室之先，我眼前的一片幻象不得不突然飛轉到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前的這地方在夜間的光景裏去：

我彷彿離開了現在的地位看見這朝北三楹房屋所在的地面完全被空闊的庭園所佔領；園中各種植物在暗地正分泌出初春草木的氣息滋潤着晴夜的星空；我在長青樹旁佇立，從假山的峥嶸石峯下經過，籐蔓鉤住了我的衣裾，枝葉拂痛了我的臉頰，我的脚被那多青苔的泥土浸冷了，我的呼吸却非常酣暢；我走到一個假山的石洞前，這面是黑暗的，但將眼睛越過這幾堆凸凹的石上生長的一叢天冬草的末梢，就窺見對面曲闌

護着的石階和那更遠一點的彩色的玻璃方窗都浸沉在那從軒敞的廳內透出的溫和而帶紅色的光裏；我聽見廳內正有人飲讌，我聽見裏面的說話聲和笑聲；不時有人的影子在那不透明的窗上幌過，那是往來蹀躞的侍僕們吧？那是被肥甘膩滿了腸胃離坐走幾步的上客吧？那是主人把酒勸客巡席而走的姿影吧？那主人應該是面貌豐腴的吧？倘若是一位老年人，就應該是健旺的矍鑠的吧？可惜我不能瞧見他。一陣颯颯的微風從我頸後吹來，我回顧那遠而黑的一排木椿彷彿是幾株禿柳；那些樹幹之間隱約顯出一片白的水波；呵，還有池呢！這主人是一個倜儻的退居的仕宦吧？他愛與輕裘緩帶的名族往來的吧？他愛聽坊伎的檀板清歌的吧？他也愛吟詠詩詞的吧？我在這黑暗的山石洞邊被眼前的夢一般的景象所迷惑，於是我彷彿又聽見一派悠揚的胡琴聲不知從那裏吹了來，又彷彿聽見嬌小的笑謔聲在更遠的處所。

我稍一動彈，立刻回到我現在的原處。我不能決定那遠了遠了的主人是屬於那一類的人物；我只能根據在這夜間一瞥的接收所給與我的周圍的力量，想象出那階前屏

風所遮蔽而爲稀薄的燈光瀰漫着的這正廳之內，決不是今日這般陰暗的模樣；那裏面決不至於像現在（望過去）用板壁隔成五六間的小小房間；那裏面決不致於和那死去的主人的第三代的後裔發生住居的關係；那裏面決不致於有膩人的髮油的香味在這冰冷的夜裏送入我的鼻觀來。

呵！我還有多餘的時間去冥搜關於這客廳的往跡嗎？那矮而肥的年輕主人已將我引到（他的）客廳內了。

這客廳便是那朝北三楹房屋之一，也可說那三間房全是現在的客廳，而昔日的客廳——即是那面南的正廳——却變成了這年輕主人的內室。由這兩面房屋對立在夜色裏，中間讓出一塊可以望見星光的天井的這建築的高矮相差和形勢相異，便可推測到一家人口的繁衍上必要的處置和經濟上大家族的分崩。

我在這中楹的所謂客廳內，憑藉中央一盞在大理石圓桌面上的煤油燈的黃色的光，模胡瞧見上方壁上懸了一幀墨搨的行書挂幅；左旁是一個用鏡框嵌着的二尺多高

的老人半身像，那頭額和下頷全包隱在白色的髮鬚內；大約是這家的祖父的遺像了。看去，他的眼角唇邊的皺襞裏處處表現出福相，是這樣笑瞇瞇的，瞧着那右邊房門口露出臨窗一張楠木書案上亂放着的一些黑色大小物件和一張灰白色的新聞紙。那房裏是黑暗的。那老人或許也能懸想到那房內挨壁必定安放着一排箱子，那是只留下了綠色彫鐫的書名在箱蓋上的書箱吧？或許那房內也同尋常的書房一般必定擺着合式的傢具，那是已經舊到變了顏色但是不曾改換牠們原有的闊大氣象的傢具的殘餘吧？或許還有一個落失了耳環的白銅炭火盆擱在栗色髹漆的舊盆架上吧？還有一張被空氣鏽蝕了鐵柱的鋼絲床吧？誠然誠然，可是在這樣的冷夜，那盆中何以沒有一點兒火燼？而那床上鋪設得頗溫暖整齊，但是他的這矮胖的孫子何以說夜間獨自兒冷得發抖呢？那老人始終微笑着，將這些重大的變動遺忘在他當日的安穩生活裏：這是我能斷定的。

可是我爲什麼闖到了這兒來呢？這却很難說個明白。

只說罷，不止一刻鐘光景，七八個約定的朋友都陸續來了，這地方便立刻添加了十

足的熱氣和光彩。我們便圍聚在那房裏賭博。燈光也明亮了，炭火也燃燒紅了。香煙，點心，熱茶，熱面巾，由一個漂亮女僕的手笑嘻嘻交換遞來供我們享受。我們的喧笑代替了昔日此地的（我想是）花木受着風吹的微吟；我們的意氣壓倒了外間壁上老人的誇耀一時的豪邁風流。

我們賭興正酣，忽聽到那矮胖主人又在向誰般勤招呼了。進來的步聲很沉重，似乎是黑漆皮長筒馬靴踏在地板上的笨重響聲；這來客彷彿是一位新從戰地回到後防的下級軍官。

『喰，那房間給誰佔了？』大聲問過來的是習慣的威嚴的聲音。

『剛才幾位朋友約定了在這兒玩一玩錢，很對不起。』這邊頗無氣力但是恭敬地回答了。

『就這邊房裏也罷，燒個炭盆來！她在家麽？』那笨重的脚步已經隨着問話進對房去了。我聽來這「她」字的聲音裏似乎代表着一個可愛的女人，而這威嚴的來客所要求

的女人似乎又與那矮胖的年輕主人有某種骨肉的關係吧？我聽見他似乎不曾哼出什麽響亮的否定的回答。

唉！這是一處什麽場所呢？

我瞧瞧這些圍攢在桌旁的景象：有搖擺着的赤紅的面孔，有燃燒着一般的轉動的眼球，有繚繞於人們頭髮上耳邊間的團團的煙霧，有從希望勝利的嘴裏喊出的緊張的呼喝。我似乎墮在一種迷霧裏了。

頭家揭開來的骰盆裏明明是三個五點凑成一個犄形在內；押『單』的贏了。『下次便應該是一十四點』我想。

『雙！』我擲下了四塊洋錢。

那高顴骨的朋友笑吟吟慢騰騰揭開骰盆一亮，多數的聲音喊道『單！單雙紅抬五！』

我驚了一下。許多肩膊和眼睛互相擠着瞧着，談論贊美他們的先見。於是我最後的四塊洋錢也輸掉了。

呵！我終竟墮在一種迷霧裏了。這受了損失的金錢不知在什麽時候竟和那個「她」字聯合起來，於是這房裏的一切木質的傢具和床上的帳褥，一時都像變成了一片極微細的波浪般飄蕩起來，發出女性身上的氣息，和我先前所嗅得的一般。呵！這氣息裏有詩味的溫柔與脅榮，有肉體的密貼與嫉妒；這是有感情的動物不能忍受的有毒的刺了。我很想去瞧瞧那矮胖的年輕主人現在正做出一種什麽樣的面相呢？

我獨自溜了出房，被夜的冷氣壓得打一個寒噤。對面房裏已經有噥噥的語聲，彷彿半夜起來聽到的鄰人夫婦的絮語一般。那壁上左方老人的肖像依舊笑瞇瞇地俯瞰着這廳中他所遺留下來的器具靜靜發出滯澁不明的輝彩。這小小客廳裏的光景比我來時更暗澹了，雖然那圓桌上的煤油燈依舊放出黃色的光芒，雖然那一堆朋友們依舊在房裏熱鬧呼喝，街中的更鼓却有催人歸去睡眠的意思了。

『先生，就回府去嗎？』

呵！我正待尋探的那主人，從外面走了進來，青灰色綢面舊棉袍的領口上一個方面

的大圓腦袋，領下約略顯點鬍椿，很謙遜地向我笑說：『先生，對不起，招待不周，閑時再請過來。』

我在模胡的燈光裏仔細瞧看他的面貌確實是肥胖的，但是這肥胖或許是遺傳的關係吧？因爲那眼眶下方和鼻梁兩旁的皮膚裏彷彿有灰色的血液停滯着，這又是消化不良與失眠的病徵了；然而笑嘻嘻的送客的容顏直陪我出了那所巍大的但決不是一姓人家獨居的房屋的門。

很久，我的印象中那客廳的夜間的光景，時而是從燦明華麗的殿宇中流出温暖的笙歌，時而是從那稀薄的燈光所籠罩着的窗帷裏透出一陣陣陰暗的迷惑的髮油的香味；這眞是沒可奈何的事了。

一九二七，三月十日。

春日

一個人住在村中總比在城市更容易知道時序的變換。一聞到風裏帶來的氣息，雖然顏面和藏在厚襲的衣服裏的全身皮膚觸着流通的空氣比在過去了的冬天更畏縮到想尋一所温暖的地方躲起來，我總常常向自己誇示：我已經看見了田裏開滿了紅色的紫芸英和淡白色的萊菔花；胡蝶雖不見，野蜜蜂和各種雀鳥的鳴聲常在這些有雜花的綠田裏或土垣邊叢薄中喧鬧；各種樹木發生出點點絳色嫩葉或淡青色嫩葉在日光中放亮；園圃中一畦的青菜，有的從那皺皺紛披的葉簇中央挺生着一枝有細碎黃色花冠的莖，間或有一隻不曾凍死的紅背黑斑小甲蟲在那花冠的萼上抱着；很難得的碧淨無垢的青空，四至接連地平，圓穹似的覆翼着這生動的世界，那從田間溝洫裏泛溢出來

的流水分開小路向水塘傾泄時種種大小不同的琤琮的微響都能使那至高的青穹生出寬大的喜悅向下界傾聽；——呵！我彷彿已經看見這景象了。

我懷着這般的期待，這般的期待，去面臨這尚不能脫出寒冷的嚴威和烏雲的陰鬱的春，實是一件令人連坐臥都不能安帖的事。

可是小孩們却從不會有這樣的感覺。他們有時爲了一件做得不合成人心思的事挨受尊長輩的一頓駡；或者爲了一回他們自己中間的糾紛挨受一頓打；他們要求糖果不得，便給一撮炒豆，也能滿足地笑了跳開去；他們一見面，分不出衣裳的華美和襤褸，同樣地牽着手在泥地上做那堆築倉舍抱育嬰孩的模仿遊戲。關於時序的變動，他們只覺到秋天一完便稍稍有點悵然了；一聽到這是春天，他們的心中目中都裝滿了現實的春天，並且希望着那使他們能夠脫去衣裳的束縛的綠草豐茂的夏天快些飛來。呵！這便是他們——一聽到『王叟叟來了』便一傳兩，兩傳三的抱着從心中躍出的狂喜，呼喊跑跳地有的從那吐出通紅的火焰的竈口邊，有的從那被雨潤溼了的廊簷的階沿上，有的

從那正吱吱盤旋着的紡車的側旁，有的從他母親的懷抱裏，鵓鴿一般的齊飛了出來旋轉着，舞蹈着，火雜雜地拍着手兒去歡迎那我所不知的一個老婦人——的心情！

這王婁漊是誰呢？我不能不問了。

『這是一個孤獨的老婁漊。』有人答應。

她有多少年紀呢？

『不知道，從來沒人問過她。』

她住在什麼地方呢？

『她沒有一定的居處。今天晚間在這裏，明天早晨她又在另一家的門口了。』

她簡直沒有固定的休息地方麼？

『她有一個大搖籃，放在一輛獨輪車上；她就休息在那搖籃裏。她已經老到這樣殘廢了，須得旁人推動她的獨輪車，由這家傳送到那家；她是一個乞丐。』

呵！她是一個乞丐？

『是的，她是生活在那至高的青穹之下的一個人。無論在什麼時節，她總在太陽底下或風雨之中遊行，在人家的門外簷下伴着霧露或雪花住宿；在黑雲遮滿的夜或在星月皎潔的夜，她聽到一切靜寂中的靜寂裏一切生物的繼續生長的細微的響聲或者那瀕死的幽幽的歎息；在曙色的青光裏，她看見一切東西的甦醒的狀態和一切聲音的擾動的波浪，她認識神秘的力。』

因爲這神秘的力，所以她能講出神秘的故事，所以小孩們都喜歡她麼？

『不是的。』

那是什麼？

『小孩們說，「王婆婆，你笑給我看。」她笑了，從她那多皺紋的眼睛裏笑出來小孩們喜歡的容顏。小孩們說，「王婆婆，你做一個囝囝的哭聲給我聽。」她哭了，從她那沒有一顆牙齒的抿着的嘴唇裏出來了渾沌的嬰兒的啼聲。小孩們說，「王婆婆，你學狗叫。」那立刻就有一隻壯強而有精力的狗的咆哮。小孩們說，「王婆婆，你口裏沒有牙齒了，你

怎樣喫飯呢？」她便把那寬大的下頦做出老牛喫草時那種緩慢而可憐的磨動的樣子說，「你們看，就是這樣的。」她哈哈地笑了，於是小孩們也哈哈地笑了。小孩們跳着鬧着，圍住她說「王漊漊你像我們這樣跳一個跛跛；你能夠麽？」她哈哈地笑着將她的一根彎曲的拐杖撐住她的右脅，駝駝的軀體聳起半邊肩膊，懸吊起一隻脚，在地上這樣跳動，歪呀歪的像一個壞了的不倒翁；小孩們便鬨然大笑的拍着巴掌說「王漊漊跳跛跛啦！」

呵！…………

『她到了任何人家，那人家的小孩們便歡喜；一到喫飯的時候，大家爭吵着送筷碗，送飯菜給她；而且他們的尊長輩也自然生出歡喜，忘掉了那種一見到向他們討求穿的喫的人來了時的歪皺的臉相。你看，她是一個什麽人？』

我不知道。

和我問答的人不見了。

我慢慢踱出到大門邊，看見外面簷柱下旁眞的有一個大搖籃橫在一輛獨輪車上，

裏面隱約現出些枯了的稻梗和一床破爛的棉絮。喧鬧的笑聲正從突出牆角的那邊傳過來。一眨眼，我瞥見了一個用淡黃布巾包兜着下頦和頭髮的老婦人的側影，高鼻子和寬顴骨僅僅現出在那包巾之外，一手柱着拐杖，正從眼角邊向那些小孩們擠出笑臉來呢！

悄然的我，只能不敢驚動他們而退囘了。

一九二七，三月十六日。

乳娘

天還未亮，房裏一盞小小煤油燈照見四壁是暗紅的；這燈光從低處平行射出或向高處樓底桁梁間和壁角的暗黑地方散去；這燈是擱在床頭旁一個矮方凳上的，幾件粗製的桌椅和衣橱等傢具的投影，龐大而且輪廓模糊。床上乳娘懷中的嬰兒被身上的爛瘡灼痛醒了，立刻發出沙聲來啼哭。因爲怕主人聽見，她趕忙從睡夢中塞過一個肥大的乳房到那嬰兒嘴邊，鳥鳥地拍着，但是那小主人不喫乳，越哭聲音越大，幾乎不曾將他的小小喉嚨炸破。乳娘窘了，想爬起來抱着他，仿效他的母親在這種時候將他橫臥在兩隻彎伸着的臂膀上唱一節短短的歌曲，去平靜他的哭聲；可是瞌睡不容許她睜開眼皮，並且不容許她的身軀離開睡褥。她閉着眼睛，用一隻脚去踹那睡在那一頭的她自己的女

孩，（是九歲的女孩，經主人家的好意留下在這兒做她的幫手的）『阿蓮，阿蓮，起來起來，毛毛哭呢！抱他下床去走一走。』可是瞌睡在這天將明的時候壓覆在人的身上比什麽東西還來得緊密，小女孩朦朧地唔了兩聲，又不回答了。乳娘只得勉強掙扎坐起，將小主人抱在懷中。哼哼地唱那主婦的歌；但是音調生硬，那神經質的嬰兒總啼哭不止，這顯然是不生效力的了；她終於披衣下床在房中的暗紅光裏，抱着他走來走去，一面唱歌。

四壁的暗紅漸漸變成黃色，又變成淡黃色，又變成灰白色，床頭凳上的燈光便縮小起來，只躲在那小桃子形的熏黃了的玻璃罩子內發光。從窗板的隙縫裏已經現出一條一條的白色明亮的天光；那嬰兒似乎在乳娘的臂中睡着了。初春的味爽使人鼻孔裏感覺到清醒，乳娘的胸部頓時輕鬆了許多。夜間過去了，白晝又開始了，這於人生的負擔上似乎減輕了些。

自從乳娘到了這主人家以後，一天到晚須得替這小主人洗三次的爛瘡，換六七次的褓褓，這些事那中年的主婦也常來幫助她料理，可是她的工作似乎永得不到一個終

點，剛剛把嬰兒的給屎尿弄汚了的小衣褲和襪褓洗完了，晾在院中的曬衣竹竿上，又想起自己和她女兒的萬不能再拖延不漿洗的衣物，於是一面須得用耳朶和眼睛去照料她的女兒抱着小主人不會跌交麽？不會給風吹了鼻子麽？於是她得常常在那彎俯着身體跪在洗衣盆側矮板凳上時，喊叫：『阿蓮！抱他進房去啦！你摸摸他腿彎裏看溼了沒有？』

阿蓮雖是一個九歲的小女孩，她也能模仿那主婦的歌曲，抱着那嬰兒時便銳聲唱了起來：

『莫哭呀，莫哭呀，我的小囝囝，
你哭時，娘的心碎了。』

以下的歌句便只有清脆的調子。乳娘因為自己唱得不好，每從主婦手裏接過那嬰兒時，便常常交給他：『哪，唱啦！他就會眠着的，讓她老人家去歇一歇。』

乳娘不但做她分內的事，一得閑暇，便做她分外的事。她心裏老是感激這主人家的寬厚，給了她一個暫時安身的處所，給她有飯喫，給她這小女孩也有飯喫，又給她四元銀

錢一月的工資這四元銀錢付去兩元給那替她哺養着生後才有半歲的小女嬰的女人之外，還可以付多半的飯錢給那代她看撫第一個女孩的娘家的阿哥。她時常這樣想：『阿蓮的爸爸有三塊洋錢一個月，他將兩塊錢去付阿求（他倆的一個七歲的男孩）在外婆家的飯錢，賸下的一塊錢就可以湊攏來養活大毛（就是那十歲的第一個女孩）了。』

這比什麼事更使她高興，所以她自從到這主人家以後，身子漸漸肥了，臉上的肉一天高似一天的堆了上來，雖然疲勞一到晚間就像一盃烈性的火酒似的從她肚子裏鑽到腦袋裏昏昏地教她輭柔了。

她在這天早晨把小主人安放在搖籃內以後，便開了房門，在堂屋，階沿和庭院中掃地；陣陣從草木上吹來早晨的有香味的溼氣使她忘却了一切的辛苦；她只預備着這一日的工作完成，便是她的最大的喜悅。

不久，那主婦的顏面出現在她眼前了，那在年齡上從十四歲直算下到兩歲的六個

男女小孩也陸續出現在這屋子中的各處了，那終日只看着她的兩個小孫兒過活的老太太也起來了，這實在是一個人口繁衍的家庭。

『奶娘，小阿毛昨夜哭的厲害呢！這眞是沒辦法，在這村子裏竟找不到一位好的醫生。』

主婦的顯在臉上的焦急很使乳娘擔心，然而她從這兩個多月以來竟也沒有法子教那小主人不啼哭；種種的呪符和單方藥末都試用過了，爛瘡只是在那小頭皮上和胸腹上加勁蔓延，使得那小臉頰全部充血起來。乳娘立卽答道：

『這是災星，你老人家，但是也眞要好好地看待呢。』

這乳娘的勤勉和伶俐很合主人家的意思。從老太太起始到一位暴眼睛的煑飯的娘姨，都贊揚她，說她能幹。但是不幸的消息來了，這不幸的消息就是從那娘姨傳出的。

就在這天的下午，當那娘姨和她坐在竈房的桌旁喝茶時，那娘姨將身體俯過她的面前來，低聲說道：『你知道麽？你不能久在這裏了。』

乳娘的眼睛光了起來半晌說不出話

『告訴你罷：那天晚上，我正在那窗外走過，忽然聽見少奶奶悄悄地和老太太說：她家的租穀給佃戶統沒收了，一年的糧食就這樣完了，恐怕以後也就永遠完了。我就站住，從窗上的破紙縫裏向裏頭偷瞧，看見少奶奶站在老太太身旁低聲說：老爺在辦公的地方和旁人爭吵，就給攆了出來，還要查辦呢！他現在逃了，寫信到家，說些瘋話，什麼「孩子們摔到塘裏去罷，我們自己逃命，人有時候只能顧到自己的性命的。」你瞧！這成什麼話呢？老太太哭了，只用手帕偷偷地蒙住嘴；少奶奶的臉色在燈光旁邊是白到駭人的那樣子，時刻回頭去瞧房門，怕有誰闖了進來。後來，她們安靜一點兒了，我便回過頭去要走，只聽得少奶奶這樣地歎一口氣說：「這奶娘也只得讓她回去了。」你瞧，你不記得前五天那長工劉三退了嗎？我想，不久我也得要去了。』

這娘姨的話一定是故意揑造出來調弄乳娘的，因爲她瞧見她太勤勉了，這是不利的榜樣；而且，在這乳娘眼裏也不曾看出這主人家有什麼重大變動的情形；——老太太

和平日一樣的逗着小孫兒有說有笑，少奶奶呢依舊是整天坐在桌旁拏着糊漿和布片給小孩們做那成堆的鞋子；小阿毛醒了她便趕忙走到搖籃邊將他抱起放在懷中唱起她的幽揚的歌來；至於那些小孩們終日的嬉笑和吵要糖果豆子喫簡直成了每日習慣的事情；一陣狂風暴雨決不會不掀動點兒波浪在水面上的；然而乳娘的完全將她的心力灌注到工作裏去的一點平靜的幸福就給這娘姨的一番話擣碎了！

白晝從屋角階下完全退去。夜的黑幕又重新包住了她的臥房。那盞小小的燈又放出暗紅色的光充滿了四壁。平日她到此刻所感到的那烈性的疲勞現在反使得她的兩隻眼睛圓圓地睜開，小女孩阿蓮已經呼呼地睡在床上了，小阿毛那嬰兒在她的胸前吸得乳響，不時放出暴發的啼哭，那爛瘡又在痛了。

呀地一聲房門推開了，現出那主婦少奶奶的橢圓形的蒼白臉來。她瞧見她（主婦）的衣服的扣紐是散開的，將一隻右臂的肘夾住那衣襟的邊，便要來抱小阿毛，她趕忙站起，拍着那嬰兒的背脊，自已先行唱起那個千遍一律的歌來：

『莫哭呀，莫哭呀，我的小囝囝；

你哭時，娘的心碎了。』

可是那音調終是生硬的，而此刻在那主婦聽來，驚訝地感到這聲音裏有眼淚。

『奶娘，你病了嗎？』

『我不曾病呀，你老人家。』

一九二七，三月二十日。

遁逃

——獻給這篇內的主人翁——

這個故事很短很短，而且開始就在黑暗裏。

黑暗的面目眞是可怕，倘若是一個眼睛冒火焰的綠面的鬼在暗中跳躍，看去還有色與光的閃灼的分明可以令人注意集中；但只是眼前什麼也瞧不見，黑漫漫的，越注意要保護自己的頭額不要給什麼危險尖銳的東西碰損了罷，眼珠越加向外突出，而黑暗依然緊緊地貼在鼻子面前，一揮手便包在手上，一振動衣裳便躲在衣裳裏，擺脫不去，從四面八方伸出萬千隻可怕的手將人抓住，緩緩地將人的思想和感情齕去，賸下的只有軀殼的飢餓與寒冷；有人說，這時倘有一點火光，僅僅一點在數分鐘內便會息滅的火光，

便是人生的大幸福。

她現在就在這樣的黑暗裏。

她抖索着從貼身的薄絨衣袋內摸得了半盒火柴，刮然一根。火光一亮照見這樓房地板上蜷屈着的盡是女人和小孩。小孩們睡着了，那些女人的眼睛被火光一個都驚奇地向她茫然望着。外面撼動得電綫叫喊的冷風從板壁罅隙裏鑽進來，那根火柴早被撲滅了。

第二根火柴一亮，紅光的圈中現出她的披齊臉頰的頭髮正俯在一個小提籃的籐柄上，她的一隻手伸進到籃內亂搜。那彎俯着的姿態和那垂髮內側面的臉頰與小小的高鼻梁，是一個二十歲以內的處女所有的驕傲。火光又滅了。

女人們在黑暗中仍然望着她所在的地方。這是半夜裏不眠的人意外的慰藉。一點火光漸漸展拓開來，她手裏擎着小半截白色的洋燭，燭頭上的白色光焰在空中飄動。她直立着，瞧着這燭光，隨後眼睛四處張望，似乎想找到一處可以安置這蠟燭的地方。燭光

跟着這高高的人影移到一張舊椅前，便停住了。

女人們的視線跟着她。她挈過那小提籃，她雙手搬過一小捲臥具，她回顧所有的物件盡於此了；於是她的走動的影子便坐下在那燭光面前。

她要做什麽事呢，在這戰地的半夜，在這婦孺收容所內？女人們這樣想。

她並不要做什麽，她只想藉這燭光驅逐黑暗，恢復她的思想。

她是異地的人。她在這山明水媚的西湖煙樹所籠罩的杭州城，沒有親戚，沒有朋友，也沒有熟識的人，除去她所愛的一個好飲酒的男子。

她來時是恰好的黃色的日光靜靜藏在孤山島後的樹林裏，平鋪在明淨的湖水上，遠遠地描出那細瘦的保俶塔秀出於藍色的晚空，正是恰好的秋九月。

她來時就寄居在廣化寺，那男子不知住宿在什麽地方。有時那雲樹蓊鬱而幽深的靈隱的密處，那斜抱明湖而蜿蜒的坦道中，那蕩亂了水底星光的遊艇往來之間，有些遊客們常常隱約窺見他們雙雙的面影。

因爲他們都是異地人所以沒人和他們攀談他們也不和旁人多說話有時旁人看見他們坐在湖邊的酒樓裏，那男子翹起白眼將一盃一盃的熱酒仰天吞下肚去，她望着樓外空中斜斜向東北飛去的浮雲和湖面遠處黑點般慢慢移動的小遊艇；環拱的山色都到了他們的盃中；他們微笑地談着，旁人不甚懂得。

據廣化寺裏的僧人和侍者們的善於風鑑的眼睛看來，說她是一個海上寓公的貴女公子，但是她的服裝和容貌又似一個清淡的讀書人的後裔；又說她的喫用是闊綽的，然而是暴殄的：譬如她愛喫醋溜魚，有時一口氣便要了三份，其實她只喫了一份，賸下的便把來用筷子鑿得稀爛，將盤子一翻潑了滿桌的魚和汁；這事眞使他們看見要皺眉頭了；又說她好哭，時常有淚痕挂在臉頰上；可是她的哭是不避人的，有時剛以爲才哭過了麼？她的可愛的笑容又從嘴角邊蔓延到眉梢上了；這些情感上的激變是每當那個男子來時爲多；因此他們對於那個長身玉立（這是他們的批評）的男子，總懷着一種猜疑的態度，說這不是她的情人麼？

現在她胡坐在那膠竪在椅上的短燭的光前，要做什麼事呢？女人們心裏這樣問。

她並不要做什麼，只想藉這燭光驅逐黑暗，恢復她的思想。

她帶來的旅費在無顧忌的浪費裏用完了，倏忽已到了這只能吹出些雨雪來的十二月的下旬。她便從廣化寺搬到一個人家的一間小房內住着，動手先賣去夏季的衣，接着賣去秋季的衣，然後賣去她身上唯一禦寒的紫色大綢棉旗袍。她寫信給她故鄉的一個四十歲的老人，說：一切都得擱置下去了，這算得是什麼呢！飢餓的恐慌能使蠢類爭奪殘殺，夢幻却能使我們置身於那瞧不見的永久的徜徉之中，雖然飢餓的齒牙不能獨捨我們而不噬！親愛的老朋友，相信我們罷，你是我們唯一相信的。

一天大雪的早晨，那男子一手提着一個瓶子，一手握着一個小紙包，笑吟吟走到她的下宿處，撲去肩袖上的尙凝結着但快融化了的白色水點：『我的書籍箱籠都押給店主人做了最近幾天的伙食錢，賸下的却在這裏。』他高高提起那暗紅色的玻璃酒瓶，半瓶光景的酒汁在裏面蕩漾，又把手中捏着的一個小紙包遞給她看：『一包花生米。可以

當餐早飯的。到外面逛逛去麽？』

在平穩不動的空中雪花紛紛旋轉灑下。整個的西湖冷得似乎凝住了。他們在那些平時常走過的高低的道路山坡和樹叢所變的白色堆中，遠看去，像兩個小黑點般蠕蠕前進。

這豈不是最好的生活法麽？

她坐在那飄搖着的燭光面前，並不想做什麽，只想藉這燭光驅逐黑暗，恢復她的思想。

然而戰爭來了，帶着無數斬斷的肢體，淋漓的鮮血，慘痛的呼號和許多教人戰慄的侮辱來了，是從衢州的山巒那邊蔓延過來的。無名的恐慌梗塞在和平人的心頭，筧橋和閘口兩個車站上每天鎮日擁擠着千百個有金錢作保障的人們和行李預備乘坐火車逃往上海，他們偶然聽見何處的車門劃的一聲關閉，便張皇四望，心疑『哪！聽到炮聲了啦！』

她呢？恐慌就是生命最不安全時的一種興味。她偕着那男子餓着肚皮每天在這些車站上遊覽，冷冷地觀看這些專事喫喝度歲月的人類是如何愛惜他們的生命。他們倆頗有點傷感了。

她在浙江公立圖書館偶然認識的一位餘杭朋友勸她到婦孺收容所去暫時避難，『消息不好啦！』她現在正需要居住與喫喝，她含笑答應了。倘使一粒子彈在神鬼不覺之間貫穿了人的胸膛，連一聲哎呀都不許她哼了出來就此完結，這種死法是最糊塗的。自殺麼？這件事她認爲是應該在自己認爲最適當的時候奉行的；人生總得在寒風的斬削裏，在胃腸的空痛裏，在旁人的冷落與詐欺裏，在自己的哭泣裏，在狂笑裏，乃至在全世界的鼎沸裏，愛護着自己的生命去耽享那如夏夜靜空中遠處的燦明星光一般的幻想，漸漸將這肉體給磨削到只賸下一副杈枒的白骨，那時才眞的完了，而現在却還不曾。

十五天以前她還曾寫信向那遠處故鄉中頗能自活的母親討錢，回信的却是她的一個在中學校讀書的十六歲的弟弟：『你跑到外面去用掉的錢也不少了，家中的生活

却一天一天的艱難；你大概忘記了時代吧？你這次出去究竟是爲的什麼事？』她閉目想象故鄉的情形，睜開來又側着眼睛想一想，把那信挼成一團扔掉了。

當她自願被鎖閉在婦孺收容所的這日的午前，她尋出那個男子，向他說：『那兒想必也很好住的。』

『是的，我們隨處都好住的。』他的身上只賸下一件淡靑巴竹布長衫修潔地覆蓋着裏面的冬衣，微赧的酡顏和蹣跚的脚步在她的眼前遠了遠了。

燭光搖動得厲害，燭更短了，她只瞧住這燭光，想藉牠來驅逐黑暗，恢復她的思想。

燭光漸漸微弱了，似乎快完了。黑暗已經從四角伸着手偷偷地圍攏來了，女人和小孩們的形相變成了暗光中的許多黑影。將盡的燭脂忽然一亮，她筆挺地站了起來，使得那些正茫然瞧住她的女人們嚇一跳。她那暴露在光線中的半面身體的輭柔而充實的曲線和那被垂髮半遮着而想縋住什麼東西似的眸子的光，漸漸隱晦，漸漸隱晦。

於是那可怕的黑暗又便如狂濤般向她奔捲過來了。她的四圍是無邊的黑暗的深

海，使她不敢挪移一步：她努力想繼續她的明澈的思想和溫美的情感，她在胸中掙扎，結果只是茫茫的黑的空虛和冰冷的麻木裹住她的軀體；然而還有一點稀薄的朦朧的光閃歘地在她幻想的眼前閃動，彷彿那隔層薄雲飛行着的星子一般，她便伸手死死地將牠抓住。

一九二七，三月廿八夜寫畢。

不速之客

在一九二六年的冬天某一夜，這件事便開始發生：

那夜彷彿我剛從一條黑巷口轉彎，走進另一條小巷裏；記得昨夜還曾在那短牆頭上發亮的一盞街燈現在忽然不見了。這條通到學校去的小巷裏，簡直要用手在空中摸索，用脚在泥水中試探，才敢教人大膽通過；不然便會將脚脛骨折斷在一個坍陷了的二尺多深的鋪石崩壞的洞內。從一九一一年，那時時被理想着含有幸福的文化就會在這條路上往來奔走，而且是一點一滴從一些十三歲到三十多歲的人的脚上撒下來的種子，而今日充塞在這巷內了。公共的路燈屢次屢次給德國名廠製造的氣鎗的鐵彈當作人的腦袋一擊便破了，或者被夜中的更夫攀上柱去摘下來做了第二天的賭博錢；這些

事也不過在我一路摸索着提步時想了便擱下文明是現在全世界人所共厭棄的東西，也卽是造成貧富兩大階級的最有毒的原因；人在黑暗的巷中行走而可以不看見這代表文明的街燈的光，僅只想着那有幸福的文化和政治，彷彿是當地公安局和千萬個曾受壓迫而今日伸了頭的聰明的人們所默許的。可是一盞街燈忽然沒有了，在平時或許於我也不關緊要，但在今夜不知怎樣使我的脊梁在這兒忽然有點怕冷，那冷氣直從脊梁透下到尾脊骨漸漸麻遍了全身的皮膚。

一個血肉模胡的面孔在我眼前晃了過去！我一楞神，又不見了。

這面孔，我彷彿是認識的。從前從前，曾有過一次比賽足球的大會；當日競爭的激烈和觀者的喝采使得兩方的技手不要命地戰鬬；日光，塵土，汗水三種要素佔領了當日的世界！瞬息之間，一個勇士倒了，是給衝突的力摔倒的；一隻裝置有鐵齒的皮鞋的大脚恰恰提起在他的臉上踐下；他哼都來不及的就變成了那樣一副稀爛的紅臉。

這不知是那一年的秋初的事，應該忘掉了的，而我眼前卻晃過去了那個面孔！

神怪是絕對被排斥的。用心理學家的解釋，黑暗和鬼是從幼時在聽故事中卽接收了的一個舊而遠的相聯的印像，而那可怪的面孔自然是目前的黑暗所引出的東西了，然而錯覺也或是一種合理的說法？

我已經爬上那通到教員寢室的第三層扶梯，快近自己的房門了。我始終在那些僅被朦朧的掛燈的光照着的校門口，走廊邊，教室的甬道內，一路走到那全黑的第三層樓上自己的房門口。我推開房門一瞧，房內漆黑的；摸進去趕忙從桌上摸到了火柴，點亮了桌上的煤油燈。

一張小小的白色名刺端端正正擺在一本書的上面；這『是誰呢？』剛拏起來一瞧，我便茫然了。

這名刺的纖巧，貿然看過去很令人疑心這拜會者是一位女士；但是那上面明明印着三個聚珍宋體小字，『吳小吷』；我實在不認識這個人。問一問漢生（招呼寢室的工人，）他說：『不知道，彷彿曾有這樣一位年輕的瘦長白臉的人來拜會先生，事務和他的

居處都不曾知道這名片大概就是他的吧』

我靜坐在我自己的室內望着牆上一塊大的黑影，連那書架都遮沒在這影裏；那個板起面孔的唯一的窗子躲在那彎角裏，下面粉壁上橫的直的條條的黑影裏漏出許多長形方形的白色光塊；回顧燈前堆着一大疊爛舊的書籍；那可憐的燈光斜射在桌後暗赭色的板壁上簡直沒了力量，又從這一堆書的側旁偷瞧着那兩把離窗遠放着的坐椅的花格高椅背，在這間小小的室內幾乎沒有牠自由來去的空間了。我在今夜，被這無聲的寂寞緊逼得心中極不自在，便只能閉下眼皮在桌前椅上略事休息。

忽然門外有腳步聲，我回頭去聽，只見那關閉着的房門漸漸推開了，進來了一個頭顱，一個披着許久不曾剪修的長髮的頭顱和一副白色的瘦臉，隨即那一條瘦長的身軀也擠進來了，穿一件黑色的長袍，炯炯的雙眼釘着我！我霍地站了起來大聲問：『先生找誰？』

『我就是吳小映。』一種弱到幾乎隔遠了便不能聽個分明的細聲隨着那頭顱的

點動很客氣地自己報了名。

『呵，先生就是吳小呋嗎？請坐請坐。』

這來客坐下在桌旁的矮籐臥椅上，僅在不明的燈光裏被看出他的顴骨包在年輕的青白色的皮膚底下，有高高的鼻梁和寬而高的額顙，他的眼睛漏出那種連一刻也不能安定的狐疑的冷光。在這樣的夜間，面對着這樣的生客，我只能唯唯否否了。他開始發問：

『先生，請問人是什麽東西？』

這來得突兀了，但是我正需要這個「人」字幫助我此刻的膽量，便應聲答道：

『人是血和肉團成的東西，是宇宙間實在的東西，是一個體內有一百度的熱潛伏着流通着的東西，是一切動物中最含有可愛的情感的東西，由這熱與情感便生出一日比一日完美的溫和，由這溫和便流出相愛的靈性，而與其他的動物相遠了。』

或許因爲來客周身都裹着冷氣，所以我這樣熱氣蓬蓬的說了些安慰我自己的話

吧？他微微笑着，只用那死魚般的眼睛望住我不動。我鼓起勇氣，彷彿一位演說家的模樣，繼續說道：

『「人」不獨只具有溫和與相愛的靈性，而且有創造一切其他的動物所不能享受的幸福的偉力，這就是說，他更有冷靜而有條理的智慧。他不是粗暴的，狂亂的，殘酷的，自私的，或者愚妄的，盲目的，淺陋的，猜忌的，總而言之，他是進化了的，不是依舊留在下等的獸性裏的，最要緊的一句話，他是一個兩面的實在體。』

他將那冷的眼睛睞了一下，依然微笑着望住我。我又說道：

『你只看「人」的團集着的地方罷：在都市裏，有寬闊整齊的白石鋪平的街道，街旁綠樹蔭着的青草地上排着行人休憩的長椅；從綠葉參差裏，從粗的樹幹排比着的中間，可以望見街旁高敞華麗的建築；在街中有各種車輛往來，裝載着人與貨物；無論是紅顏的女人或白髮的老者，無論是壯健的成人或倘待提抱的幼童，無論他們的面貌出現在樓上窗口，或在鋪店門邊，或在街中，或在車內，看去只有溫美的笑容與明亮的心地的

表現；他們都曾受過「人」的教育，知道「人」的尊嚴；他們都各自盡力做「人」的事業；他們的宗教就是「人」；他們每個是「人」的代表，你難道不曾看見他們嗎？在你面前的我，就是其中的一個。不必要你跑往外邊去瞧，更不必要你跑往鄉村去瞧，「他們的」鄉村中的甚至一對正在荊棘中哺兒的斑鳩都能知道這尊嚴的「人」的行爲，只要你瞧這當前的我！』

我看見他的微笑漸漸從嘴角邊要拓展開來了，便趕忙伸出一隻手，將手背給他瞧，而用另一隻手指點那上面的皮膚和脈絡的凸紋：

『僅在這一部分裏流通着的熱力，至少就含有對於我的母親和妻子與小孩們的同情。你用手（這是我由恐怖的猜疑對於來客的惡意）摩一下看，我這手也是實在的。』

他的微笑迸開了，成爲一串連續有聲的但隔遠了便聽不清楚的細弱的嘻嘻。這顯然是在嘲笑我了，我不禁憤然道：

『我所說的並不曾哄騙你呀！』

他似乎不曾看見我的不快的顏色也不曾理會我的急於自己伸明的詞氣只用那一刻也不能安定的狐疑而有冷氣的眼光望住我：

『先生，請問世界上有多少人？』這聲音更低了。

噫！這是一個普通的問法。有人計算過十五萬萬人。我就這樣答覆他。

他搖搖頭，細聲說：『我問的是「多少人」啦！明白麽？』

『十五萬萬人！十五萬萬人！』

他的頭搖得更厲害，竟使他頭上披着的長髮在那青白色的額顬上面不停地左右擺動；奇怪！這位生客的頭顱越搖擺越迅速，起初還像一個音樂家將他的腦袋當作三十二分音符的拍子計算器使用着，隨後竟不是擺動而是旋轉，旋轉得彷彿是夏季銀行會計課桌上的小電扇正呼呼地迴旋着一般；我簡直糊塗了，同時又驚駭極了，立刻想站起來跑過去抱住那個得了奇異的病症的頭顱。我的兩腿在下面不着力，訇的一聲，我的身軀又跌下坐在桌前的椅內，而那客人却不知在何時逃走了。

我鎮靜了一會，仔細審察我的周圍：這裏是燈光，明得燦燦的；這裏是桌子和一本書，一枝筆正擱在墨盒蓋子的邊沿；這裏是茶壺和茶盃，盃中還剩下些半温的茶；這裏是書架，架上的書的形狀顏色都鮮明地整齊排列着；這裏還是我的親愛的牀，牀上的被褥都鋪好了只候我去睡眠；這裏是我的坐椅，穩穩貼貼地托着我；四壁並沒有什麼奇怪的東西，門是關着的，而我自己也在這裏，從晚飯後並不曾出過房門一步。

不過，我的面前却放着兩頁從漢口寄來的信；這發信的人是一個青年，是一個治生物學系的瘦長白臉的人，是一個極端的厭世家；前三天的晚上他還曾在這室內和我談天；現在他不在這裏了。他叫做石決明。

哦！我現在明白想出來了：他的哥哥不是在中學校時給一個忽然擲出來的鐵球擦破了頭皮的嗎？這在夜間停凝在我睫下而玩弄着我的幻想不知怎樣開首就將他變了一個形相牽引進去了。

一九二七，四月三日。

或人的日記

這下面是我鈔錄的一篇日記，檢查內面所載，恐怕是一種有背景的實錄？我對於這篇東西，不能加以任何的批評；倘若旁人有機會讀到牠時，會發生什麼感觸，那就算作他的感觸罷。現在我且將牠一字不改的謄錄下來：

四月十三日

因爲近來加重了的一種神經性胃病，氣候的醞釀陰晴或者突然的響聲如小孩的啼哭或旁人吵鬧之類的煩雜的音浪，常教我的太陽穴和耳膜受一種尖銳的敲擊。每頓飯時，我努力減餐；萵筍葉或青菜皮雜煮着自己喫四五箸便得放下；口實是胃病宜少喫，其實是做着妻子和小孩們的榜樣，要他們也都學我少喫一口飯，不然便『會肚子痛的。』

妻子到底是人之母親了自己不甚喫隨便用熱水冲在飯盌裏淘一淘便做幾口囫圇吞下肚去，木然地瞧住我和小孩們喫飯。我還有一個老娘，她快近六十歲了，喫飯時在桌邊慢慢動着顳顬，右額上的一條粗的青筋暴得特別顯著；她的大便，妻子時常悄悄和我說，是硬澀的，這使她頗感痛苦。然而我的胃病的口實，竟使她不能喫一點肉湯，或者降下些兒說罷，不能喫一點嫩的蔬菜；在這一點上，小孩們究竟是強的多了。但是我想：這個無罪過的口實，她和我的妻子當然是明白的，時代和環境教她倆明白；只有這些懵懂的小孩們呵！

然而病的口實也不完全是口實，左肋部常常發生痙痛，我不甚清楚，或許胃袋正拘攣着吧？痛的來路是先從這些部位着手而後使腦袋和背脊都灼痛得麻木起來，此時的神經便暴怒地興奮，於是就有開始敍述的那種現象。可憐的醫生，在兩年前曾對我說：這病要好好將息，第一是要多喫營養而易消化的食物，第二是要住在清靜而幽美的地方，第三是要停止一切勞心勞力的工作。

這篇日記是昨夜就應該動手寫的，不知怎樣又延遲到了今天。今天我的頭顱沈悶得要炸裂，老是這般麻木地痛，眼睛瞧着物象總有些蚯蚓般的曲線橫在牠和我的距離空間蠕動着過去；大概是昨夜睡眠不熟的緣故吧？要寫下的東西終於拂拭不去，勉強執起筆來，那可惡的小東西又被刀子砍着了似的拚命哭叫，使我不得不擱下筆去等候那難聽的聲音的停息。倘若那醫生今日也居然能用他的聽診器放在我胸部上，不知他又將說些什麽？

我天天看見我的老娘，妻子小孩和我自己，彷彿是地獄裏的鬼影在昏黃的空地上被風吹着飄忽來往，時時有立刻被吹散消滅的樣子；倘若我們是這個世界中的東西麽，究竟是些什麽東西呢？歷來這個問題就很模胡，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中之一個一感到自己生命就快要在眼前消失了，決沒有不伸出手來想抓住牠的。義烈的死只能說是神經昏亂時的衝動；被綁了去跪在地下要砍掉腦袋，只要監斬人說：『要命麽？起來做我的奴隸去』即使如日本小說中所傳說的三浦右衛門被天野刑部侮弄着斬去了四肢尚且

在頭腦裏可憐地固執着要求自己生命的存在『做奴隸』當然是會教那臨死者從心坎中認出是一件震動魂魄的大恩。我不知曾在何處看過一段稗乘的記載，說清朝雍正時代年羹堯的幕府汪景祺被人舉發爲羹堯的黨與，按大逆不道，梟首示衆；他的妻子發黑龍江披甲人爲奴；出發的那天，她家人在岸旁設危跳，意思是要她投水自殺，免去到北方受恥辱，可是她戰兢兢地在那木跳上爬行渡到船上。人說牠是舉人的妻子，名門的姑娘呢！呵，舉人，名門，與生命相比，她情願玉體橫陳於披甲奴之前呵！

我們既然如此看重自己的生命，我們對待旁人的生命應該怎樣？那就不曾有人細細想到過。俄國的安徒列夫在他的小說大時代的一個小人物的自白中，我彷彿曾在那裏看見過這樣幾句，『我偶然看到一篇關於殘殺亞美尼亞人的記事……這是一個人親眼看見，我逐字抄下來：——在樹林中，看見一羣新殺死的男人在他們旁邊有三個女人，完全裸體，兩脚向上的倒掛着。一個女人的近旁，有一個週歲的小兒，伸着兩手向他母親。那母親還活着，臉上充了血，她也伸着兩手向那小兒，但他們不能接觸着。』

於是我憶出自己在九年前所聽到的傳聞了：那時奉天軍侵入湖南，就在長沙的鄉間，有人窺見幾個兵士闖進一個人家，將一個中年婦人和一個青年婦人剝去衣褲，赤裸裸按在地上奸淫，却把一男子綁在柱上要他觀看自己的母親和妻子的宛轉羞恥着的景象；結果這一家三口都被他們用刀砍了。

零碎抄寫來的幾件這樣的事，就彷彿在眼前飛起一片宛轉悲號的聲浪使我兩手掩耳不迭。有人說，生物的歷史原是這樣遞演下來的，將來依然要是這樣遞演下去。在文藝上，就頗有人喊着：火火火！血血血！什麼餘裕的趣味，消極的咀呪，不用說了；卽是溫情的人道主義，也看作雲中間的呻吟一樣，是無用的東西；必定要絕滅了才會有好的世界的。人自己呑着肥肉，却跑出去向大衆喊道：『你們快去搶饜饜呵！』人自己住在金城湯池一般的寨堡裏，却站在雉堞上揮手叫道：『你們快去殺人呵！』人自己緊緊擁抱着妻子，却笑嘻嘻向旁人說：『你爲什麼不去摟抱那個婦人呢？』呵！我的頭腦大概有點異狀吧？不然，我是一個意志薄弱的應該殺却的無用的東西吧？

倘若那握着刀柄在手的人一旦被刀尖指着他自己他不也是呼吸迫促兩膝顫抖，駭汗相屬地去臨那生命的忽然滅亡的俄頃嗎？這是有生命的東西的常情啊！這常情一日不爲人所瞭解，那『火火火！血血血！』的狂焰便一日要包着這地球燒起來；大呼着這種聲浪的人，自己也會在這火與血裏被毀滅的。

我病了麽？我寫下的這些東西不是糊塗的想象麽？

我生在今日，我總記得：今日是爲人類謀幸福而又是人性本身天天向上的二十世紀的年代。我想到這一句話，我心裏非常高興。我爲一些類似我們的庸人們不禁祝福。可是我的妻子近來患了神情惝怳的症候，疼痛彷彿是沒有的，只是陷入了一種模胡的想象。

譬如昨夜我和她睡在床上，她忽然從夢中驚醒，急急用兩臂抱着我說：『你還在這裏麽？』我慢慢摩撫她的眉毛答道：『我還在這裏，你不要怕呵！』這病症大約是她又曾從隣居農人家裏或者一個什麽來客的談話裏打聽到什麽風聞而起的。

我很情願從理性上去處理這些和我們在事實上簡直明白地沒有干係的風聞，然而風聞豈不是最容易惹出模胡的想象的東西麼？風聞說：『來了！』想象便問道，『什麼？』風聞答道：『飢餓！刀！』想象便道：『我們不曾犯罪呀！我們是安分守己度着艱難日子的庸人呀！』風聞笑道，『那不相干。這不能保護你們，也不能為你們辯護。』想象便自絞痛着不敢做聲。

風聞又威嚇着道：『你們的末運不遠了。』想象問道，『在什麼時候？』風聞懶洋洋地說：『那——我也不甚知道；明日吧？或者竟在今夜的不知什麼時刻。』想象便哀求道：『我們也是人呀！請你寬恕罷，寬恕罷。』風聞掉過頭去冷笑道，『寬恕？這個字我不懂得。你們沒有東西喫了，那就是最大的寬恕！你們不曾聽到殺，殺，殺！的聲音麼？』

於是想象就彷彿真的看見了：顛狂的呼嘯，憤怒的咒駡，赤紅的眼睛，虬結的筋肉，飛舞的刀棍，雜沓的脚步，都向着自己捲圍攏來；中間有一個睒睗視人而沙聲喊叫的青年揮動着兩隻臂膀：『都砍了罷！都砍了罷！你們各位看呢？他們穿衣服，他們還喫魚肉！他們

的罪惡是這般大！』於是一陣通紅的火光裏噴濺出血來想象便顫慄了。

我說，風聞所給與她的概括的印象（呵！不如說想象）是怎樣事實呢？那就如旁的記載與傳聞，隔離我們的身體，還遠還遠。

可是今天早晨她忽然向我說：『我們去呵！我們到別處去呵！』我問她，『爲什麽？……到那裏去？……』她又似乎並未曾預想出一個能去的理由和可去的地方，只木然望着一旁，很小的聲音在喉嚨裏說，『到別處去呵！』

我問她怎樣地去？她就明白了。

而且我們之間有五個小孩，大的十二歲，小的還只有半歲，就是那個好啼哭的小東西！『還有老娘呢？』她終於被想象弄疲倦了；正抹洗着飯後的桌子，站在桌旁，就打起盹來；自己忽然一驚，她的一隻正抓着抹布的手又用力在桌面上揉擦。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究竟是些什麽東西？這比那醫生向我所說的話更渺茫了。

我要拏『理性』去鎮靜她，『理性』失了根據。我要拏『有生命的東西的常情』

去抵禦一切的『非常，』我自己失了根據。

，罷罷！以上種種，還牠一個想象的過錯罷；原來都不曾有過這樣的事實。眞的事實只有我的這疾病。在往常的夜間，腦袋和脊梁陣陣灼痛，不能教我睡好；不過昨夜又更厲害一點罷了。今天我還得陪老娘妻子，小孩們更喫一頓飯。時代和環境注定了我們如何終結，我們也只得含淚跪下。

一九二七，四月。

煩躁

簡單地說能，一位在代表革命黨發言的某種日報上編輯副刊的記者，近來因爲有許多被封建社會的思想束縛得太不能思想了的人們簡直不能瞭解黨人最近的工作的意義，譬如那由舊時代的中學校修身教員變成公安局衞生課長的丁東原，爲了曾經在職務的關係上拘捕過市中清道夫組合的委員長（雖然事後便立刻將那委員長釋放了，並且請他坐在一乘轎子裏用兩個人扛擡着，搖着一面紅旗，燃放着熱鬧的爆竹擁送他回家去）便被總工會派隊捉拏到，而且在特別法庭開審的第二日受了五年徒刑的判決；有些知道這事的人們就詫異或者歎息這課長的不幸了，——就因爲這一類在革命進行中應該是很小很小的一回事之亟待十分剖明，便不得不在那日報上要發表

一篇文章。

他（這記者）帶着一位新近才剪去了髮髻的妻子——這是一位農人的姑娘，前月才從鄉間搬到城市中——住在一個醫生家的樓上一間房內。

天色昏黃了，樓上樓下都點了燈；只有那通到樓上的扶梯一帶地方是黑暗的。他的矮小年輕的婦人剛從居停主人的晚飯桌旁離開，手中拏着一柄茶壺，慢慢地摸着扶梯走上樓來；心裏老忘不了自己頭上被剪去了的髮髻，這將來會有再接上去的日子麼？她還不曾知道，在這城市裏，在那變成了人民俱樂部的基督教青年會原有的宏壯巍大的房屋中已經建設了一間精緻的婦女理髮室；那室內鏡子裏常有許多各式各樣的美妙的眼睛和頭顱正在年輕殷勤的理髮師手裏搬弄。倘若她曾經知道了這所地方，髮髻沒有了的問題決不會牽連到近日剪髮的恐怖所給她的保守的女性的不安寧上面去。她走完了扶梯，到了自己的房門口；在燈光下瞧見她的整個的丈夫，在牀前，在桌邊，在椅上，在梳裝臺側，在衣橱的鏡子裏，無一刻的停留；一個活動着的黑而且大的影子便在這些

東西和房壁天花板上面見動。這正是她平日眼中所見的丈夫。『他要做文章了。』她和平日一樣地想。

習慣是很要緊的。他每日發稿總在晚飯後二十分鐘以內，這回因爲要作一篇意味嚴重的文字，正躊躇着下筆，就把規定發稿的時間延誤了。

他正來迴在房內急急走着，他的眼光碰見他妻子的眼光，這矮小年輕的婦人便有點驚訝。因爲平日很温和地看人的那雙三十來歲的眸子，近來一二個月中時常不經意地漏射出一種教人偶然瞥見便立時會本能地將視線避開去的那光芒。在他正從駭人的幻想中退出來以後的幾分鐘內，這光芒差不多跟着他的長形的臉變成固定的鉛色一般的無情；而這回給他的妻子發見了，使他的妻子駭異了。

這也難怪。兩天以前，在教育會的廣場東首牆角彎，曾經處決了一個肥頭大肚的紳士。處決本應是斬首，因爲劊子手忙得很，有時在執行便利上却是鎗斃。所以這肥頭的人是被兩顆子彈鏜然連續從左耳打進去，將他右邊半個腦袋粉碎的炸開；爛瘡一般的稀

亂的紅肉在殘餘的黑髮之下雜流出白色的髓脂沿着半截破裂的鼻子浸入那張開着的闊嘴裏；一顆濕漉漉的眼珠被一根細絲般的血筋牽連着倒掛在他的臉側。這是他（就是剛才說的那記者洪翼之）親眼看見的。同時那廣場中央現出耀眼的一片紅色：那是宣傳部在講演臺的面前和周圍紮扮的紅布彩，警衛軍領上的紅巾，戈矛的鐔柄上披垂着的紅纓，每一個團體的頭上的紅旗，火雜雜地飄揚閃灼於空中。這地方幾乎被那蕩蕩搖動而茫然瞻望着什麼的無數頭顱和肩膊所塡滿了。軍樂，喇叭，鼓聲，小販的叫賣，笑鬧，演說，拍掌，和雷一般的呼喊，昏然地在那滿天灰色雲層裏透出來的煩悶的白色日光下面，在那毫無感知的白色洋式建築物的前頭，沸湯一般地飜動。這被袤延半里光景而多處坍壞了的灰黑色的矮圍牆團團圈住的一個世界，『是怎樣鮮活的氣象呵！』

他無意識地瞟了他妻子一眼，無意識地坐下在桌前，提筆寫道：

『不革命的滾開去，革命的這裏來！

我們的生活是要從安定變到剽疾，從純良變到跋扈，從和平變到流血！

你們，這些自命是慈祥愷惻的東西，讀到「血」字，便會要顫慄；可是我們的事業只有這「血」才染得紅！一聽到牢獄中裝滿了些無用的爬蟲一般的東西，你們先就浩歎起來。以前你們爲什麼不歎息呢？

「剝復」這名詞，就是你們自己造成的。你們的腦蓋骨裏怕還貯藏着不少量的封建社會的思想吧？你們盡情畏葸，盡情在心裏怨誹；這裏！有一個頂好的辦法，就是用一顆鎗彈打進你們的腦袋去，讓那些有毒的白色的液汁隨着紅的渣滓迸散出來；你們的痼疾就醫好了。

告訴你們，不要發出那浩歎，因爲在你們身後却沒有人浩歎了。』

他的妻子早把那茶壺放在他桌上，獨自退到牀沿邊坐下，眼睜睜瞧着他在燈光下做文章的彎彎的背影。她把近來突然發生的許多事變連結起來，好像她父親莊上周圍的大樹忽然齊被斧頭鋤鍬斬淨了，綠色的森林變成了枯寂的荒野；她的姑媽頭髮也白了，被一些戴斗笠拏標鎗的赤脚婦女們將刀口擱在她頸上，說『快剪下頭髮呢！』這就

是革命麼可憐她父親在半夜裏聽到擂門的一片響聲說是糾察隊查夜到他家了他們進屋來直向那圈禁雞鴨的屋子跑去，查出了七隻肥雞和十一隻老母鴨，『這些違禁的東西，你們還蓄在家裏嗎？每隻雞罰洋兩元，每隻鴨減少五角罷，共是三十元零五角，這些畜牲統統要充公！』她父親嚇得躲到屋後的竹林裏去了；大驚小怪的雞鴨的叫喚鬧破了夜半的靜寂的空氣，跟着來客們的足音漸漸遠到大門外了。她自己的一隻正孵出了小雞的雞婆也被捉去了，剩下八九隻小雞兒第二天早晨在院中亂叫。這有什麼用處呢，不憐惜地都被她父親使氣摔死在糞池裏。這是和她剪了髮髻同樣不能教她明白的一些事。她原打算問她的丈夫：做零工的李八癩子在鄉裏爲什麼忽然向她調笑起來？

『現在還有些自命爲文化的先驅而其實是思想落伍的蟲豸們，』洪先生在燈下繼續用力寫，因爲發稿的時限已經快到再不能延遲的時刻了，『一見到社會中種種不安寧的現象，就說這是遊民搗亂。然而眞的具有革命性的除却他們還有誰？他們悶屈了許多年，今日該他們出氣了，該他們享受一切了。惟其這樣，才能有勇猛的鬭爭。你們這班

蟲豸，又知道些什麼呢？』

以下的意思是：剷除封建社會的組織，先要撲滅封建社會遺下的人們和思想；這手段是要不惜一切，不顧一切，用那非常嚴厲的破壞形式來執行的；『總之，就是要人們認識革命的恐怖！』他想到這裏，偶然擡頭看見他的妻子不知何時已坐在書桌橫頭，驚疑地睜着小而圓的黑眼睛，彷彿打量着他心內的事；他在頭腦裏正描畫着一朶奇怪的花呢，赤金色的每個花瓣尖頭顫巍巍地滴下鮮紅的人血！

樓下有一位年輕女人的聲音正訪問洪先生。他的文章只寫到，『你們這班蟲豸，又知道些什麼呢？』便跟着稿紙到了抽屜裏。他不耐煩地將眉頭一皺，站起身向他妻子道：『楊太太又來了！』他的妻子歎了一口氣。他睜圓眼睛看她，『唉！怎樣了？小孩子家！』

楊太太的姿影已從房門外的黑暗中現了出來：圓圓的白得異樣的臉，扁扁的一個小鼻子，被剪短披下的黑髮遮齊在眼睛眉毛的上方。淡綠色的薄棉綢衣和青縐綢的裙並不見得能彀把她的驚惶掩蓋在裝做的鎮靜與和平之下。洪先生夫婦倆——一個站

在桌旁一個站在屋子中央瞧着她進房後隨卽坐下在靠門邊的椅上疾行後震盪的呼吸在她絲棉衣內的胸乳間一起一落，顯現得頗分明；她彷彿正發着寒冷，顳顬部直到唇邊的筋肉不住地微微顫動；她彷彿想要用力說出一句話，那句話只梗在喉嚨裏不得出來。她到這裏來的目的是再要向洪先生吐出一個眞摯而悽惶的請求，可是這從生理上的拘禁所給與她的沈默，反使主客之間見面的寒暄都變成互相凝視了。

在近來一二個月中間，這樣的「妻子」在這個省分的各處，隨地可以從一所什麼屋子裏搜出；而洪先生所曾親眼見到的却只有這一個，他的一位朋友的妻子。他曾在這日的白天裏見過她兩次了；兩次向他這樣迸出的請求，是：『請您救救他，先生。』

這樣的請求很使他厭煩，他在白天裏曾兩次拒絕過了的：『你去尋張委員罷。他說：有確鑿的證據，這事情很嚴重！』一種無聊的情緒就此朦朧地遠遠地看守着他，可是他因爲要宣布革命黨人的態度，兼要教一般保守着舊頭腦的智識分子明白近來黨的工作的意義，所以他關門坐在家裏寫文章；這是一條勇猛的情感的出路。不幸，這女人又來

拜謁他了，又來嬲亂他了，這位朋友的妻子，這楊太太，這時簡直比他前兩日所見的那給鎗斃了的肥腦袋的稀爛的紅肉，還要教他更忿恨；因爲他的文章不曾寫完，而發稿最後的時限只差四十分鐘。

三個人都沈默着在這間小小房內，在一盞不甚明亮的電燈的光下；時間已過去四分鐘了，你只瞧那桌上筆筒旁一座小自鳴鐘面上的秒針的活動呵！

洪先生坐下在自己的坐位上，老大不願意這個女人在他眼前，便使勁引開他的視線到旁的沒有生命的物件上去。最初一眼他就觸見桌上鎮紙用的一座赤銅鑄成的小熊模型。這是他和妻子結婚時一位朋友送來做祝儀的。這東西很使他歡喜過；他極希望自倆夫婦之間能得一個肥的嬰兒。抱嬰兒的姿勢他還不曾有練習的機會，但是他一見着人家的孩子，總常常伸出兩臂去：『抱抱呵！抱抱呵！』他的眉目間自然地笑了。此刻他不禁轉眼回去看他那已經坐下在牀側凳上的妻子，又不禁轉眼觸見那呆坐在門旁椅上的友人之妻了。他眉頭一皺，立刻待要向這女人說：『我還有很多的事呢！』又噤住了。

『呵！人之妻子！』這是一個什麼念頭？忽然襲入了他的心，可是又忽然給他攆跑了。他在「朋友」上面，加上「反動派」三個字，便立刻恢復了他的做文章的情緒。

他讓他的妻子去招待這位女客，自己坐正了以後，重新由抽屜內茫然地摸出那張稿紙。

訴求的聲音起於他的耳後了，『先生，請您救救他。』這女人大概有點駭氣，只管道這樣一句話；然而發出來的這句話的聲音裏彷彿有很重的大塊東西向他頂門壓下。

『請你不要再說罷，這是沒辦法的事。』他一面瞧着桌上的小座鐘，那想待繼續寫下的一點意思竟漸漸模胡起來。

『先生，他是您的朋友，您是知道他的，他完全受了寃枉。』聲音顫慄了。

洪先生忽然掉轉頭向她正色道：『寃枉？思想寫在紙上就不是證據嗎？被搜出的日記簿和文章舊稿上，處處有國家主義者的嫌疑！在目前，你須知道，這是很嚴重的案件！』他的嗓子更高了起來，重復說，『這是很嚴重的案件！』隨後又和藹地問她，『今天你可

管去瞧看他麽？』

楊太太低着頭，看住她脚下前方的一塊黑暗，那黑暗漸漸大了變成一個無底的深洞；此刻覺得她自己的身體搖搖地就要撲落到那深洞裏去；她不是囘答洪先生的問話，只彷彿和她自己說着：『他不喫東西，不喫東西。我買了荸薺和餅子給他，他把來扔在地下；呵！那裏原沒有桌子，只泥地上有一攤潮濕的稻草。他說，他自己會走了出來，不管那些粗的木柵和守衛的鎗尖；他說，他還要多做文章。他有神經病呵！』她大聲說，『先生，他有神經病呵！神經有病的人是沒有罪的。』

一陣焦躁爬偏了洪先生的全身皮膚；他順手摸得一條撕扯下來的稿紙邊，用左手拏着那紙條的一端，右手的兩指却把這廢紙細細挼弄，捲成了一根細長的尖形紙捻。凝着目前主客的形勢，他只能努力避開這女人向他注視的那種求助的目光而毫無關切地淡淡說道：

『這是沒辦法的事，我沒有能力代他關說。而且關說也無用！』

他用那細長的紙捻穿到鼻孔裏去，打了一個噴嚏：

『而且，而且，你也無需乎這樣憂急了；總之，楊先生累了你了。』

他又打了一個噴嚏：

『總之，任他能！沒辦法的！』

她靜靜聽着他慢慢講來，這圓圓的白臉上突地變了青色；半晌，忽然擡了起來，憤怒地低聲答道：

『不錯！他累了我了！他還累了他的一個半歲的小女孩！我爲他奔波了三日三夜，朋友們的話都是這樣的！難道這些人從前不曾和他一般做過那樣文章的嗎？先生的話也是這樣的！現在都成了他的敵人！呵，我的氣力也使完了！』

洪夫人抱着極深的同情聽着楊太太的申訴，正要開口去安慰她，而那綠棉衣的影子早已出了房門；及至主人倆起身送她，而她的急速的步聲已經下了扶梯了。洪夫人望着洪先生一言不發。他在她的面容裏看出了一點在半小時以前所沒有的顏色。

洪先生重復坐下去理他的稿件，看看時辰鐘已經走到了八點零五分的記號上；桌上亂攤着的來稿件件都在候他審查他仍把自己未完的文章拖過來重讀一遍，未完的意思在他腦袋裏麻亂起來。他要一般人們認識的東西，現在他很詫異他先自認識了幾分這東西的內面。

『這簡直是胡想！個把腦袋，砍了罷！有什麼要緊！』他全身躁熱起來，用那平日不曾在他妻子面前使用過的威壓的口吻：『喻！下樓去倒盃涼開水來！怎麼壺裏的茶這樣燙？』

他湊齊了篇幅所需要的稿件，胡亂把來稿捲成一筒，抓在手裏；自己的文章決定在後日的報上發表。他站起來了，槖槖的鞋底聲在房內地板上來迴響着。洪夫人捧着涼茶走近房門口時，又看見她的丈夫的黑而且大的影子在房壁天花板上面來去晃動。她以爲他的文章已經做好了，橫直她不甚懂得文字上的事；至於她自己心中的問題和對於那女客的同情沈沈的像瞌睡一般擠在她的眉毛中間。

兩分鐘後，洪先生已經在大門外坐上了一輛人力車，在明滅不定的街燈照着的衢

中，直向他的報館奔去。

這時節雖是尚可以御薄棉的四月中旬的寒冷的夜間，他不斷地用手絹拭去額上滲出的微汗。

一九二七，五月二十日。

雨前

時節是陰曆六月中旬的一日。微細到分辨不清的油一般的小汗粒從肥壯的章君的鼻頭和頰上續續滲出，隨後竟蔓延到頸際了。他睡在一間胡亂叫做書齋的房中一張籐躺椅上；照那樣子看去，可以稱爲是午後二時光景的夏天的打盹。一隻赤露的胳膊旁逸到籐椅的外側，輭輭地向下垂着，那一隻却彎曲在椅扶手上；兩條腿和脚挺直伸出，又開來擱在椅前的地方；那全身頗像一個三歲孩子用禿筆塗成的畸形的「大」字。他朦朧合着眼皮；那歪在椅頂枕上的髮毛毿毿的腦袋，有時因爲一兩匹小蠅在他眼縫或嘴角的濕津津的處所吮咂得厲害，便「唔？」「唔」的在夢中發出了向來不曾有仇但爲什麽定要來煩擾的不得已的抗議，於是只得擺動一下，隨卽那鼻孔裏似乎又有了小的鼾聲了。

窗外的天空不像是可以教人看了會愉快的天空說是夏天總應該是淸淸朗朗有潤涼的西南風吹送着一小片白雲過來的，可以起人悠然遐思的天空；可是那在四邊地平線上層層疊疊堆上了還要堆上去似的隱藏在樹林背後的雲，不絕地慢慢向天頂推合，雖不曾響着雷聲，人的心裏總以爲「快響雷了吧？」的這樣沈悶暑濕的天氣，所以竟使大小的蠅時刻攢圍在這個有些汗臭的肉體的身旁，而且一隻很大的蚊蟲釘在他的屁股旁邊；本能的作用使他那條大腿上的肉不時顫動。

什麽像鞋匠正用錘子在木砧上敲打鞋底似的連續而又中斷的響聲，正從那邊的廂房裏送到這半眠着的人的耳膜上，那震動特別尖銳。模模糊糊的意識使他在心裏猜疑：這簡直變成鞋匠店了麽？不錯，他的妻子恰正在那房裏做着鞋匠。十多隻尙未完工的大形小形的布鞋底，像乾魚一般橫七豎八散亂在桌上凳上和竹榻上。她却彷彿是一個永不會變動的世界裏的人，和十年前一模一樣的，手裏捶打着她自己的和她兒女的鞋底，同時又和她的老得像一座陳朽的留聲機似的母親唧唧噥噥不間歇地作長談，而且

有快樂的笑聲時常從她們中間漏了出來。這使籐椅上半睡着的人奇異地感到：他彷彿被人裝納在一個大的滿盛着棉花的麻布袋內，同時又彷彿浮在幽遠的古昔所吹來的空曠的寂寞裏，又傷感，又新鮮，教人很願意就這樣睡着不動地給搬運了去。我們要爲他祝禱平安，爲這個半睡着的人。

全個身軀動彈了一下，大約是一隻蒼蠅爬上他的鼻尖了，或者是那釘在屁股旁邊的大蚊蟲把那長針般的嘴從肉裏抽了出來，於是他醒了。

他從椅上擡起身來，坐着，抓起那柄落在椅旁地上的破葵扇，向頭面腦部不成儀式地亂撲了幾下：「熱呵！」便站了起來，慢慢踱離開去，似乎預備了要去尋找那什麽地方會挂搭着的冷溼的毛巾來拭乾臉上頸上和腦前的汗水和油脂。一顆蠶豆大的紅色肉疱在他右股上墳腫起來了，有點麻麻作癢，他用手爪去搔爬。

窗內的空氣是溼漉漉的帶有浴堂的氣味，窗外的天色是那樣懨懨地灰白得駭人。在窗角的上方有一個半大的蜘蛛正忙着結網。天邊什麽地方已經轟轟地響着低的雷

聲了。

他看着那擱置洗面盆架的上方牆上的挂鐘，鏜鏜的鳴了五下；其實長針正到了十二點，而短針却又停在三點過一分的地方。內面的機械早生了銹蝕的掛鐘的報時，原來只能求其如此。做着主人翁的頗能首肯這一種時間的錯亂，他走出到階前了。

一個人也不見。那廂房內敲打鞋底的響聲也不知在什麼時候早沈寂了。天空還是那樣的天空，有厚的薄的雲塊推動着。在這種境地，一個人每每能彀瞧着眼前的大小參差的種種物象而尋不出一點意見來。

院中，此刻也如昨日一樣，如前日一樣，兩端各矗立着一株被毛蟲喫得快殘廢了但仍舊紛披地綴着些網膜一般的枯葉的月桂；中間是一個長方形殘缺的花壇，蓬蓬雜雜從裏面在出些黃瓜的籐蔓，一株幼小的柘樹的枝葉，和許多開着小點白花的野草之類的植物；在花壇外面，那做着基礎的磚縫裏剝落了灰泥而被青苔佔領了的陰溼處，挺生着一株二尺來高的鳳仙花，因爲無風的緣故，那些葉兒一動也不動。

單從這院中的情形看來，進步是沒有的，退化也似乎只退到物質那方面的窮。這樣的文句或許有點受着時代的叱責的嫌疑吧？然而在這個地方，西方的氣味無論如何是沒有的了。

他走近一步，現在站在那階沿的邊；覺到頭頂上的雲塊中間彷彿透下一線明亮的光在階下不遠的一窪黑色的汚水裏忽然倒映着那株鳳仙花的鮮明的姿影。那黑色的水底，此時看出，彷彿是無盡窮的窵渺，無盡窮的空闊。一種黝黑而蔚藍的光穿透了那鳳仙花的每片明亮的綠色的葉背，射在每朶掩蓋在葉下的淡紅色的花瓣上，刹那間變成了蓮青色。那花的全體亭亭地倒植在這個璀璨明淨的世界裏，倘若落下一瓣一葉，必定是會作破碎的琉璃的響聲的。誰能彀移到這個世界裏去呢？他想：倘若他能彀立刻像一隻蜻蜓，展開翼翅，貼近那水面飛旋，他或許可以看見更遼闊更明淨的另一個宇宙，而且倘若他能彀像一個浮塵子，一直向那有光的裏面撞了進去，他便可以淸涼無汗的在那裏面的空中翺翔起來，忘記了這個煩雜昏瞀的現世了。

然而那一窪淺水，深不到二寸，無論那樣肥壯的人撞不進去；卽使是那細小的浮塵子，也只能飄停在水面；縱令鼯翔，只在寬廣不過尺餘的空間罷了。他大概這樣想着吧？眞的，這樣一看着泥漿便會想出莫名其妙的事情來的頭腦，一定是有了什麽神經上的障礙呵！

沈悶的熱的空氣沾着在皮膚上，在肥壯的人，是比什麽都更不爽快的事。從這簷際仰望去，一大塊灰色的雲橫過來了。試想這屋外，人的視線所能及的樹林，山野，屋舍，稻田，必定都扁扁的貼伏在地面上，靜聽着雲端裏的低的雷聲。忽然幾顆很大的雨點颯颯地打在他的額上了。那突然感到涼意而仰望着的臉無端地浮出了些微笑。

一九二七，七月十日。

一　現代

兄弟雖是兄弟，因爲思想，性格，行爲上的隔別，相見時也各走各的路；范仲則是哥哥，大於曼叔——他的弟弟——三歲；仲則現在是三十一歲的中年人。他的面貌看起來總比曼叔顯得年輕些，就在舉止上說，仲則走路時常跳躍，而曼叔則規行矩步，兩手下垂。

由這些小事，他們兄弟間的友好，在旁人眼中也看出破綻：他們各向自己的朋友抨擊自己弟兄的壞處，曼叔常在嘴角邊露出笑紋說，『老大？不行，感情是靠不住的東西，教育上注重的是意志和智力；倘若沒有這兩樣要素來調和情感，情感便要決堤橫流，那還了得？』這不過是他的一個議論的大前提，但也卽是仲則所最鄙薄的一個要點。

事情變得很壞;卽是說;在最近半年內曼叔做起他平日所最瞧不起但是他哥哥仲則所最擁護的白話散文來了。第一篇就很有些傷感的成分:那篇文章裏面說,『我們不但夜間做夢,夢見我們理想中的仙境:那其間有瓊花異草,綠玉的宮殿,瑪瑙的柱子,飛翔的鸞鳳,引吭唳空的白鶴;而且夢見自己和一個體蒙風紗霧縠的妙齡女子坐在白玉闌杆上互吐傾慕的積愫,相思的愁苦;我們在晝間得不着的,便在夜間夢裏去尋覓。久而久之,夢境也靠不住了;要夢見夏天的白雲,却偏在寒冷的郊野裏躑躅;要夢見在湖上蕩輕舟,却偏看見了赤地千里的荒涼。呵!我們有時卽在白晝,也做夢呢!』以下更說了許多「晝夢」的例,譬如說,他站着一面和人說話,一面却在心裏看見一些旁的地方,旁的人物,旁的光與色混合而成的境界。

這篇富有幻想的散文,刊登在一種文藝週刊名叫月出之光的裏面,偶然教仲則看見了,細細讀着,大加歎賞,『我認錯了他,我認錯了我的弟弟,這是怎樣動人的文字呀!』

他立刻跑到完美學院的小學部,把他的這位教育學者拖了回來,面對面地坐下在

朝北的一間小小的書房裏，動手去推倒那一堵曾將他倆分開的牆壁，說：

『我今天讀過了你的一篇文章，』

『沒有這樣的事，哥哥，你弄錯了吧？我不曾做什麼文章。』

他的眼睛張大了，『沒有這樣的事？那署名一個「曼」字的是誰？』

『誰都可以寫上這樣一個兩個字在一篇胡說的後面。』

『不要誑騙我，那週刊的編輯覃君說，他認識你的筆蹟，可惜原稿弄掉了，然而他說那文章是你做的！』

曼叔在他的哥哥跟前，平日因爲扞格太多的原故，說話的機會很少，即使那種冷酷的嘻笑，在他覺得，是不宜施之於「魯莽愚笨」的人的；「魯莽愚笨」是他對於某一種尊尙情感的人的批評，也就是他對於他哥哥的批評，因爲他自己在每一分鐘，乃至在每一秒鐘，都要用他的機巧的智力來支配這複雜的世界；但是他近來眞的有點變壞了，在仲則面前，他閃閃躲躲的揭開了他自己的胸膛，現露出那一點可憐的心來；因之，這次他

對於他哥哥所給他的最後的證明，竟俯首無辭。

仲則笑迷迷地，彷彿在他的這個弟弟身上新得着了一個親密的朋友一般，說道：

『你默認了！』

『我應當告訴你，你是我的弟弟，你是一個理智者；然而你似乎正被情慾的烈焰燒着而在一副冰冷的鐵甲底下哭泣；你正攀住一個理想而又不敢大膽地伸出兩臂去將牠緊緊摟住；你一動手就給人摔倒了；那人是誰，我不知道；可是你正流着血呢！我曾瞧見你一天晚上獨坐在你學校空場邊的一棵樹下；你在那地方彷彿坐了很久很久的時間；我原是來喊你回去的，我知道你受傷了，而這個便是教你能有窺見人生的眞味的一個好機會；這個便是教你不要認定世界只是一個機械的組織的好教訓；你到底時時發出歎息了；你到底感到了：你的情感也和旁人一樣有時竟沸騰起來而將你的所謂意志，所謂智力，都搗碎了；於是你便愛好起文學來，你便常去和白話文譯成的文學作品相親近，而且自己寫了這樣一篇抒情的散文了。』

曼叔的玳瑁框子的大眼鏡低了下去，半晌，那紅着的圓臉擡了起來

『那晚，我正計畫着教學上的設施，因怕煩雜，所以在那空場上坐了一會……至於那文章，不過是一時的遊戲罷了。』

『遊戲罷了？』這樣的答解使仲則又嚇了一跳。他歪着那蜷髮的腦袋從窗中看見院子裏的一棵細葉層疊而被初夏的晚風吹拂得顫動的天竹的頂梢上面還停留着落日的餘暉，對階正房裏沒有一點聲響；不禁他的想鼓勵弟弟的熱情，忽然變成了自己的過去的歎息。『遊戲罷了！』他曾經從旁人的態度上看見了這四個字，尤其是從一個女人的態度上看見了這四個字，他雖然覺得曼叔同樣是被惡習慣弄成了這樣，究竟也很願意他成爲自己一樣的人；因爲他常常想自己畢竟不壞，只要能不煩悶地不懊悔地來深信自己。

他用許多的話去想改變他的弟弟；末了，他將拳頭在桌上敲一下，便揚了起來：

『弟弟，我告訴你，世界上只有熱情；政治需要熱情，教育需要熱情，正如同戀愛需要

熱情一樣！我至今還是這樣想。』

這一來就與曼叔的意見根本相反。因爲他淡漠地笑着搖頭說：他不是情感式的人；他對於戀愛，並不因戀愛而戀愛。他在這一句上，又申明這不過是他的一種未經實驗的理論，但是他深信：情感只能在消遣時少量地用一用，而那成功立業，維持全生命的東西，仍然是拔類超羣的智力和剛強不折的毅力。隨後他巧妙地將這個意見牽扯到兩性關係上去說：『譬如夫婦的關係也應當建設在這種精神上面。』

『所以你失敗了，弟弟。我也曾有過戀愛的。』仲則已經不自在地離開他的坐位，然而因爲這次是他們兄弟間極暢快的一囘談話，便將他自己曾經受過的苦痛，如一個病人撫摩着他身體上的瘢痕以警告旁人似地，沈下臉來，細細說出。

因爲尊重一位連影子都瞧不到的昔日的戀人起見，他先沈吟了一會，決定不要說出她的名字。那凸起的臀部，那肥肥的肩頭和胸乳，那笑起來便會在眼皮底下擠成媚人的細緻的疊紋的黑小眼睛，此時在囘憶中微微挑動了他的肉感；這是他和一個鄉下女

子結婚一年以後才能感知的一種肉的覺觸的味；幸賴這種感觸，他的「給人摔倒了」的傷痛，在此刻只如淡煙般在背後遠方的空中鋪成一抹薄薄的粉紅色的輕紗似的東西，透過去便是那極清朗的歷歷如繪的風景了。

『許多朋友責備我為什麼要愛那樣的女子；許多朋友詫異我為什麼要同兩個男子——他們也是我的朋友——去攘奪那已不屬於我的愛情；我曾經為她費了許多的信箋，流了許多的眼淚，有時在月明之夜曾經在牀上許多次彷彿看見她的頭髮黑漆漆地團伏在我的臂彎裏；隨後，我自願犧牲自己了；我寫了一封以無抵抗主義者自居的動人的信給那兩位朋友，自誓永遠絕跡於那條常常往來的街道。呵！我那時幾曾知道，愛情決不是一首詩！一撒手便永久撒手了！愛情又決不是一些聰明人想用意志來團結的東西，一經破碎便破碎了！愛情只是愛情，你在牠的迷霧籠罩中間，你便努力用熱情，我說，「用熱情！」（你明白麼？）去動盪牠，去摩撫牠，去吸收牠，去咀嚼牠！在這個時候，什麼智力呀意志呀完全是廢物，是沒用的東西。我失敗了。我恨一切自命為有思想的女人，尤其那以

智力自驕的女人她們或許有她們的幸或不幸的在愛情上的收穫我我則認爲她們盡是一些永遠不能進化的肉的動物！然而我結婚了；我的妻子或許正在對階右邊正房裏閒坐，但是她決不會聽見我現在所說的話；卽使她聽見了，她也不會生氣；她是一個鄉下的女子，你知道的，或許你也曾反對這事，如同聽到我們的結婚而輕笑的時髦女教師們及女學生們一樣。』

他說話時正繞着那桌子的一端來囘地走動，不斷地將他的露出在短袖外的手臂，隨着步行的姿勢，慢慢向前後擺動；他在這種潑出胸中的積恨時，頭是低着的；有時又向他的弟弟偶然凝視一下，而他的弟弟曼叔靠坐在桌邊挨窗的一張椅子上，不聲不響地將一隻手放在桌上去玩弄一柄摺扇。那摺扇的微微開闔中彷彿閃出了他的踏陷了的運命，這運命遠遠看來似乎和他的哥哥所曾身歷過的一般，不過結果還不明瞭呢！窗外的天色漸漸黑暗了；他們的一個十四歲光景的妹妹的笑聲從對面堂屋裏渡了過來，似乎又雜着一個少婦的細語。

『我失敗了，失敗在用理智去控制情感。這與社會，與家庭，或許是有效的藥，然而這藥味是苦的。可是我的結婚這件事也算替我報了仇！我現在不能不將我的全部的熱情去愛這個鄉下姑娘。弟弟，你要記着，熱情！熱情！』仲則說完，似乎忽然想起了什麼，便一步跳出房門，到了階廊下。在成陣飛揚的蚊蟲混合進去的糢糊的昏光裏，我們可以瞧見一個穿白色短衣的男子走到一個矮小而苗條的少婦的面前，便將一個小姑娘擠了開去。這就是在那堂屋裏的事。

被擱下的曼叔緩緩地站起，轉過他的身軀，從窗格的上方望出去，只見院中的那棵天竹，和那邊稍遠一些的沿階排着的幾盆玉簪花現出蒼暗的綠色若隱若浮地彷彿在這將晚的昏靄中流動。一陣煩悶襲上心來，他不由得將晚間的靜謐的空氣深深地吸了一口。他又望見對面兩間正房的窗內忽然有了燈光，那後面又有些人們的動作的響聲；『媽媽此刻大約在後房裏和易媽說話吧？爸爸大約也正從他飯後的靜臥中起來了吧？呵！老年人，可憐的老年人。』他正如他的哥哥仲則所揣度，爲一件戀愛的事，才做了那樣

一篇散文；但是他的戀愛，却被這兩位老年人的一句話，『那姑娘要不得，』便停止了他心裏並未嘗不感到仲則的話是可教他流淚的，但是教育是什麼？社會是什麼？更坦白點說，自己的地位和名譽是什麼？却教他不能不搖頭承認：他的話是錯的。他於是又想起他的哥哥在結婚後的精神狀態：那種恍惚的眼光，那種坐臥都不安靜的彷彿患着熱病似的神情，那種小心翼翼低聲下氣地和爹媽的談話，和一切旁的談話。這些，簡直將一個暴躁的分子馴服成爲一個柔順的良好市民了！『呵，多大的力量呀！……鄉下的姑娘……鄉下的姑娘……無知識，沒有教育……他說熱情……熱情可以代教育嗎？……他的這種舉動，終久是要自誤的！』

二

仲則在結婚以前，曾經彷徨了幾多歲月。他每每特意去訪一個友人，只站在那友人家的房門口，踅一踅便轉身出去；有時他便坐在友人的桌前，獨自亂翻桌上的書籍，一言

不發；有時他便滔滔地述說他自己的關於某項事件的意見，絕對不容旁人有插嘴的餘地；有時他白晝臥在他自己家中的房內恍恍惚惚地讀着一本什麼隋書倘若此時窗外有人喊聲『仲則！』他便『哦！』的一聲驚跳起來，慌慌張張跑出房門半晌才能認清那來人是誰，於是『呵，是你呵！』——這樣地他度過了幾年的歲月。後來他聽從一位友人的勸誘，便在一個冬天陡然離開這城市獨自走到東方七十多里遠的一個叫做楊泗鎮的山村中去。他動身的頭一天晚間，范老爹便將他喚進房來，向他提出一個意見，『還婚姻的事，照現在的時勢看來，自然是老輩子作不得主了；但是遲早你總得要討一個妻子的。』老爹的長而駝的背影，在他椅後的壁上，時而變大，時而變小；一盞煤油燈站在老爹常用來開醫藥方子的一張黑漆長方桌上的中央，一動也不動地放出一朵白色雞冠花似的寧靜的光，這便很像他的兒子仲則的態度。於是這黃色長面的老年人有許多的意思都只能借他自己坐在椅上的前後搖動發揮出來。那坐在牀沿邊的范老太早就在親戚家裏，朋友家裏，乃至平日到他家來和她的第二個兒子討論商榷教育上的小問題的一些

年輕女教師們身上彷彿看見了她的一個媳婦，雖然她尙不能斷定這個媳婦是那一個兒子的妻房，總之，一個媳婦是她現在五十歲的環境中必要的一件東西；因爲旁人一開口就說，『是呀！就是她呀！那不懂事的女孩子呀！我不在家時，便連賓客也不知道款待了。不怕得罪人的嗎？』這便是一樁在老年婦人生活上有興味的話題；倘若更有了一個小猴猻兒蹭蹭蹬蹬地跟在她的背後去走人家，『呵呀！小寶寶乖呀！長得這麽肥了。』她的臉上的笑容就會擠密了眼縫，而她一面只顧提着細碎的脚步一直向前慢慢走進堂屋去，一面彷彿很謙遜地囘答：『只是頑皮的厲害呀！』其實頑皮這個罪名，在這種時候，最能教一位祖母感到她的這位小乖乖是一個伶俐的種子的。范老太早就夢想到這樣的一個圓滿境界。媳婦的需要，在她看來，比那在桌邊動手抽水煙的老頭子，甚至比那坐在門旁衣橱前小櫈上的失戀了三年的仲則，還更迫切。後嗣的問題麽？她有兩個兒子呢！

『爸爸的意思是要你在這一次再不要推托了。好好歹歹人家的總是好女孩兒呀！』

仲則的小妹妹沙姑娘依在她母親的肘下，輪動起那雙眼睛彷彿正揣度着大哥哥

翌日下鄉的事情，忽然偏起那垂着蓬鬆辮髮的腦袋瞧住母親的臉茫然問道，

『媽媽？……』

『什麼事？』有點使范老太詫異了。

『哥哥討嫂嫂呀！』依舊是茫茫然的嬌小的聲音。

范老太才笑了，『大哥哥是三十歲的人呢！』

范老爹將一隻捧着水煙袋的手放下在膝頭上，囑咐兒子到了鄉間，務必早些給家裏來一封信，教他們知道這事情的結果。

第二日清晨，仲則早已不在家中了。

他在那山村中的生活是他生平所未曾有過的。婚事進行得很快而且很順利。他在十天之後的一個早晨曾有一封信達到了他的朋友覃質君的手裏，這就是月出之光的編輯人。

那信中開首一句便是，『我的質君。』質君躺在自己房裏火盆側邊的椅上，口角邊

斜突出一把牙刷的柄，讀到這第一句，便從他的齊整的前齒縫中笑了出來，使得那個嘴巴成一個歪形；同時他好奇地定要去想像『這個新近在風雪中跑到距城七十里的鄉間去的仲則，是一個什麽形相。他大約獨自躲藏在一間房裏，一聽到外面有人喚他的名字，便「哦！」的驚惶起來。什麽事情他也不管了，什麽賓客他也不見了，只打疊起那五年以來不曾得到一刻棲息的愛情，大浪一般的沒頭沒腦向他身旁的一位年輕姑娘蓋下去。那姑娘當然只是吃吃地笑了。且讀他的信罷。』

『我的質君：

(唉，「我的」這兩個親密的字樣應該删去。)

當你接到我的這一封信時你還能想像我的態度麽？

(大約是一個女性厭惡者吧？)

『山間吹來的寒風，塘邊草上的積雪，是喚醒地下蟄伏着的小生命的瞌睡的；愛情的遭遇也是這樣。

（可是凍死的也許不少。）

我來到此間的目的，只想把我的憂愁埋葬；可是憂愁又重新換了一副面目伏在我的胸前了。』

（這就是愛情發動了。）

『昌峨君是你熟識的。他將我引到了她的家裏。誰是我所要見的人呀？一位啣着長煙桿的老年人，穿件長僅過膝的灰布短棉袍，出來接待我。那雙眼睛呵！

（看女壻的。）

我們坐下在那堂屋中不久，一個姑娘捧茶出來了。她放下那紅漆盤中最後的一盃茶在我面前的几上，就進去了。你猜她是誰？

『在回到昌峨家的田路上，他屢次問我：「瞧見了麽？瞧見了麽？」但是，朋友，我竟一個字也不能回答。我的腦中只有一個青布衣裳的苗條身段和一雙睫毛毿毿的大而黑的眼睛在那堂屋裏搖幌，雖然冷風只在我頸際盤旋。這便是我的妻子呀！這便是我的妻

子呀！——這樣地我自己便決定了。

（這是妥當的辦法。）

『合巹是一回什麼事？在旁人的喜酒筵前，也不過是一雙高燒的燭光顫抖；可是我這回感到了無名的心的悲酸。許多龐雜喧嘩的笑語，許多擠滿了新房內外的滾滾的男女腦袋，將我們

（好！這是複數。）

團得水泄不通。我們眼前擺着的是八碗八碟的花燭宴，我們舉起盃來沾到唇邊；呵！這回我眞的舉起盃兒來了！』

——質君讀到這兒，便把這信放落到懷中去凝想——仲則從前在朋友家喫喜酒的詩句：

『一塊塊的紅的鋪陳，

一團團的黑的來賓，

在我這喫喜酒的腦袋裏呵，

都成了很糢糊的暗影。

…………

我只覺得有些神秘，
坐着，想着，這是囘什麽事呢？
呵！我看見洞房裏的紅燭兒
顫抖到不能支持了！

…………

我的腦筋也隨着燭光顫抖，
但是那雙紅燭兒
是代表他兩口兒的心情的呵，
不過，上帝，誰不是有情的呢？』

他想了一想道：

『呵！一個三十歲的童貞男子，在寒凍的山村中一間小房內的鋪陳得花團錦簇的牀上，和一個天然嬌柔的姑娘並枕躺着，温香充滿了被角，呵！我却不願多說了；戀愛，戀愛，要在這裏面去尋求！』

他從新拏起那信來讀道：

『我疲困了，我彷彿臥在浴盆中的温水裏一般，但是我又懼怕。當她的手顫抖着握住我的手時，我幾乎要流淚。我不能相信：這帷帳外的黃色如豆的燈霧，這白色帷幕上的那點點紅花，這幾乎拂到我眼皮上的柔軟的黑髮，這向我偷瞧而又轉視着脚下帳角的那彷彿蒙了一層薄玻璃而有圓黑晶瑩的瞳人在內的一雙眼睛，這一陣陣吹到我臉上來的熱氣，呵！這滑膩的肌膚的挨觸，——都是在這剎那間浮現到我眼前的眞實的夢麼？

（多麼動人的生活呀！）

『我們開始談話，談到我家裏的父母，談到我的弟弟和妹妹；她忽然問到我的年紀，「三十歲？」她驚詫了，「沒有這麼多吧？」她又問我「以前愛過什麼女人不曾？爲什麼

要討一個鄉下姑娘呢?」她用手摩撫我的胸脯，忽然歎了一口氣，「你瘦得很呵!」於是我們的臉便互相緊貼攏來。我們睜着眼皮，看見那點燈光在我們無盡的談話中間漸漸變淡了，帷帳外面彷彿透進了積雪的青光，我們的手掌握得潤溼了，伸出被來便感到刮膚的寒冷。朋友，你以爲這不太瑣碎了嗎?但是，除此之外，我還有什麼可以告訴你呢?

(似乎應當還有一點。)——覃質君吃吃地笑着，又讀下去，

『我們的第一夜就這樣過去了。我走出房去喫早飯，看見她家裏的女人們的臉上都含着說不出的帶有羞澀的笑容。其實她們錯了，獨有那擂着三尺長的煙桿的老爹和那滿面和悅的媽媽——現在我應稱他們做岳父母的——款待我如同他倆的小兒子一樣。

『這天，雪是很大的。飯後我站在大門口朝前望去，只見紛紛揚揚漫天而下的雪花，將近旁周圍的樹枝樹幹都變成比原來的更瘦小些的黑色杈椏；遠處的山坡樹林和其間的茅屋只濛濛地壓在那灰色的天邊；偶然間也有幾個打着傘，縮着肩，而緩緩移動的

黑影，在那一片白色的銀浪中間一隱一現地漸漸融入那灰霧裏面去，這種景象令我並不感覺寒冷，只令我感覺天然所給予人們的恩惠。

（多麼美麗的生活呀！）

『朋友，你以爲城市人剛跑到鄉間來，在這種寒冷的天氣裏，總有些過不慣吧？其實，我比你温暖得多了！比你縮坐在火盆邊的生活，彷彿要温暖得多了！

（我這裏也並不壞。）

『以後的日子，我想，必定是愉快的。原來我曾打算到鄉間來找一個供我復仇的犧牲，就是說一個供我玩弄的無罪過的純潔的姑娘；但是，這一來，却將我的兒戲變成了嚴肅的悲痛。我屈服於這樣的環境和情感之下，願意努力去愛她，用熱情去培養她，以修補我昔日的生命的斷痕。朋友，不久我們便可以相見，你應當爲我倆祝賀呵！』

『是的，這應當爲你祝賀的。』質君依舊將這信插入封袋裏，向桌上丟去，『這樣的結婚早就會在我們這時代裏的無數的女郎眼中看出刺來。或許也是可報以輕笑的吧？

我要去洗臉呢！』他口邊的牙刷又在手中把持着動起來了。

三

這天是十二月十八日的下午，新娘子從鄉間到城裏來了。隨在轎後的仲則先跑了進屋來，很高與地向范老爹和老太恭恭敬敬的行了一個禮。老爹退到自己房內，坐下在那開醫藥方子的黑漆桌前。老太忙着又要招呼那些來賀喜的女客，又要支使易媽和幾個臨時雇來的男女僕人們去料理所謂紛煩的事務。幾個鄉下的轎夫和挑行李擔子的便都在廚房裏喫喝起來。曼叔正從學校歸來站在這熱鬧的雲霧中間瞧了一會便走到自己那間小小的房內去，這房裏已經坐滿了些男親戚，只見他們笑容滿面地向他拱手道賀；他吃吃地笑道，『你們弄錯了。』

新娘子見過了翁姑和弟妹及來賓，重新坐在那間新近陳設得光輝整潔的臥室裏的牀沿邊，低着頭，垂着眼皮，房外陣陣的呼喊笑鬧和盃盤敲擊的聲響整整費去了三個

小時。簷際的天色本來正釀着雨雪的雲，此刻更暗了下來，使得堂屋裏和各間住室裏不得不早點燃起燈光；尤其新房裏的那盞燈更明更亮，因爲這是第一個兒子的第一個媳婦進門，所以那盞燈是懸掛在天花板下面的，並且灌足了十成的煤油。這燈的光焰在新房中放出異彩，照見滿房通紅，連那些喫飽脹了的男女賓客的臉都照紅了。范老爹在外面時時呼喚僕人謹防蠟燭和火盆裏迸出火花來燒壞東西，范老太頭髻上插着一朵小紅絨花，時時擠到新房門口從人叢背後墊起脚伸出頭來向男客們笑着喊道，『請各位讓一讓呀！』因爲她不時帶領着一羣女人們（內面有許多女教師和她們的朋友）到這房裏來瞧這位鄉下的新娘子。男客們在這種時機故意不肯放鬆他們的權利，眼睛望着新娘子和這些女客們，口裏喊叫，『不要緊的！我們都是熟朋友，只管請進來呀！』范老太哈哈地笑了，女客們有的便紅起臉來。沙姑娘想出一個方法，便從新房的後面一羣女僕中間攻了進去，站在牀柱邊，那些女人們便擠在她的身旁和背後。

仲則陪着他從鄉下帶來的新婦並坐在牀邊上，臉上現出陶醉的滿意向這一羣人

望着。他忽然瞧見了覃質君和他的一個女學生擠在衣橱的側邊，便大聲嚷叫，『呵！來來！你們來看看我這位新娘子！』那女學生臉色紅了，牀旁的幾個陪着沙姑娘在一起的女教師們互相用眼睛一瞄，便都從後房溜了出去；因為她們早聽得仲則在鄉間娶親的事，大家頗懷着驚奇和嫉妬，彷彿覺得在男子界中墮落了一個人物似的；後來她們揣想那鄉下姑娘一定是一位美人，雖然是個無教育的東西(照她們的口氣說)；及至這晚在新房中從懸垂的牀帳側邊瞧見這位鄉下姑娘穿一身淡綠衣服和一條紅裙呆呆地和低眉佛一般坐在新郎的身旁，立刻感到這配合的不相稱；她們中頭腦更敏銳點的便直率宣言：范仲則侮辱了女子的人格。其實這新娘子，這位鄉下姑娘，這位受了仲則的熱情的撫愛的，年紀還只有二十來歲的楊泗鎮婁家大爹所心愛的這女兒，也還不算壞。

這班擁在新房裏的男客中有一位畫家。他曾為這件婚姻描畫了一個竹籃，內面盛着些金瓜和苹菓，背景是一片硃紅色的帷幕將這些枝蔓蚪盤的金黃色和半綠半紅的果實襯托出越是耀眼的紅成一片。這幅畫便掛在他背後的粉壁上。此刻他得了衆客的

推獎要給這對新夫婦畫一幅速寫畫一支禿頭鉛筆在一張硬撑的白色厚紙上動起來了，同時覃質君却在這一刻的靜寂中欣賞着他的朋友的鄉下妻子。他瞧見那新娘裝飾在一件厚而軟的棉衣內，低頭坐着，彷彿她的肩膊是聳得高高的；在那微黑的面龐和那雙緊緊箍着一副金條脫而露出在袖外的手臂上面，都可以想像出她曾經在田塍上浴着日光而行路的丰姿；她的身材，站起來時，想必也不甚高大；可惜衣服太厚了，教她現出點肥矮的毛病；然而那小小的嘴唇，那長毿毿的睫毛，和那出人不意時偶然一啓視的眼臉下躲藏着的大而圓的漆黑瞳人，就是知道愛情的一種象徵；請她將腰支伸直一點兒坐着，睁開她的大眼睛，還帶上一點兒豁達的微笑向房中的朋友們兜圈子打一個招呼，那不就是一位有學問的交際界中的明星嗎？是了，且去瞧瞧我們那位畫家的速寫畫罷。

許多腦袋攢聚在那枝鉛筆的上方，使得那畫伯時時要用一隻手去攔開他們，才得完了工。這位新娘的尊容在這幅畫上是很活現的，可惜仲則君的模樣畫走影了。許多嘴巴都這樣叫喊，有的立刻把這張畫送到新娘的鼻子下面說：『請瞧，請瞧，這不是你嗎？』仲

則也伸過頭來瞧他妻子的肖像，不防一隻手伸過來將這東西奪了去，而且聽得是他弟弟的笑嘻嘻的聲音說：『這很好！明天可以買一個框子來將牠嵌上，掛在房裏，做我們吳畫師的紀念陳列品罷。』原來那紙上的新娘給畫成一個面目粗黑的牧牛女孩子了。一陣哈哈的大笑之後，這些客人們一個一個的走出房門去，向范老爹致聲多謝，便在寒冷的夜色中散了。

范老太自有了媳婦以後，便振作精神要去做一個後代的模範。有一次，她家中來了三位女客，便趕忙親自捧過煙袋，一面喊易媽倒茶出來，一面却說着孩子嬌養慣了，不懂事情呵！客來了，也不知招待。其實，她並不曾喊她的媳婦做事。

有時她又稱她的媳婦做『少奶奶。』少奶奶因為仲則的野心在跨過年頭的春間被送到一個女子職業學校去讀書。她每日下午從學校回來，老太便說：『易媽，少奶奶回來了嗎？那裝乾菜的罎子，你瞧一瞧，看上了霉沒有？這些零碎的事，我也應該有一個交代了。』

對於這送妻子讀書的事，曼叔雖然不忘他的教育萬能主義，似乎有點感到他哥哥仲則的行徑太奇怪。范老爹是在他的思想所承認的範圍內能夠依隨他的兒子的；他以爲現代的青年人有他們的特異思想（這是從他和仲則的極小的社會中經歷得的）；『讀書也不是壞事，隨他們去罷。』有時這老年人想到家政方面在後一代的人也應當歷練歷練，便又覺到那些時常到他家來往的女教師們便是他的媳婦的將來的榜樣，她們開口說起來總有道理，動起手來便不行了，讀書又幹什麼呢？然而青年人的特異思想又將他的這種自信打消，因爲父親總是爲兒子謀幸福的。

至於仲則，在結婚之後，處處都感到喜悅和愉快。他說：他認識了愛情。他說：他的妻子是希臘思想的代表，是肉的帝國。他早晨七點半鐘送他的妻子往學校去，下午四點鐘自己下課後（他也在一個學校裏教書）便去迎接她回來。他因爲她是鄉間的姑娘，因爲她聰明，因爲愛她，便想將她造成一個有學問的人。女子職業學校是他爲她設計的第一步，女子師範學校是將來希望的第二步。假如她也嗜好文學，而且成功了一個女文學者，他

的可憐的希望便有了止境了。

他在這結婚的生活中，將他平日晚歸的習慣也改變了許多。他偶然在友人家裏閒坐，常常在議論中不待旁人的話說完，便跳起來道：『我要回去。』一會兒便不看見他了。

他一個月有五十元的收入，但他常常穿着舊衣在街上亂跑。然而他的妻子，那楊泗鎮婁家大爹的女兒，却漸漸用起雪花膏和絲織襪子來。有一次是秋天的午後，一位姓黎的胖子朋友去訪仲則，却看見一位淡雅宜人的時髦女郎獨自站在階沿上刷牙齒。他後來知道那就是仲則的夫人。他的確曾將他那從一些女教師們的宣傳得來的『仲則的夫人』一個渺小的觀念完全打消，而自行駭異起來。

這不是仲則的錯處。仲則有了這個妻子，便能將一切苦痛忘去。覃質君曾經有一次向仲則說，『佛要金裝，人要衣裝，這話實在是對的呵！』仲則感到這話的諷刺的意義，便說：『你們不懂得。』

是的呵，懂得確是一件難事。范老太看見她自己撫養成人的兒子，天天陪着一位年

輕女人躲在房裏唧唧噥噥地說個不休；又看見兒子將雪白的銀元買了些綢緞回來給那女人裝扮得苗苗條條的；又看見他倆親親蜜蜜地同出大門去又同着歸家來了；這些事，在范老爹，他並不覺到怎麼地和他自己不便利；在沙姑娘，她反將去打趣她的哥嫂；曼叔更不關心了；然而在范老太則是些教她在本能上難受的極尖銳的刺戟；倘若這老年的婦人是一個半聾半瞶的菩薩一般的人，或者是一個能在生活經驗中吸收教訓的人，她的對於這個兒子和媳婦的不快感也能禁住她少說幾句話。

媳婦的不良，不能使范老太發生積極的覺悟，反使她激增起一種欲求良好媳婦的大願望。這願望只有求之於第二個兒子曼叔了。她於是在平日那些來往的年輕女教師們身上着想：范淑儀是一個極明白老年人的心事的姑娘，體氣也很壯，這當然是人家的一個好媳婦，就是她的性情也和曼叔一樣。有一次她竟在范淑儀某次晚間來閒談的機會中間，大膽而帶笑謔地向她說道：『可惜你和我們是同姓，不然……』

那女教師噤住了。

可是曼叔的欲求呢？

曼叔在仲則結婚後一年餘的那初夏的晚間，聽了他哥哥仲則的談話之後，也曾想到『這可憐的老年人呵！』范老爹在這句話裏面似乎還站在第二個位置。

四

曼叔對於仲則的結婚生活並不感到怎樣的可羨慕。他的對於異性的選擇，主張嚴謹，而取材必求其高。從前他在一個尋常師範學校讀書的期內，動手就過着有規律的生活。許多同學們看見他擺開八字步走路，而在晚餐後常捧着一本書湊到眼鏡底下徘徊於教室廊前或操場的牆邊，大家便呼噪着『師爺來了！』他彷彿是一個理智的代表，然而旁人所具有的情感，他也具備着。但是情感必要經過理智的鍛鍊，才合乎他的心情；這心情便是他的所謂英雄的人格。他拏着這一副武器走到社會，社會給了他以名譽。走到家庭，范老爹夫婦倆說他是一個好兒子。走到愛神的面前，那小孩子却負弓而逃了。他雖

然有時感到無名的痛苦，可是他一從他特有的人格上着想，便似乎自己得着了一種茫然的安慰，所以他雖在創鉅痛深之餘，還忘不了仲則的行徑已經越出了常軌。若照他的心理學上的解釋，則直可說他的哥哥仲則犯了風狂症；明白地說來，倘若一個男子爲了一個女子而願意犧牲自己的名譽，金錢，地位，乃至家庭，乃至生命，總而言之，乃至一切；這便是神經異常的特徵；這種人便是社會中的一種危險分子。他在仲則結婚一年以來，看見父親時常惱怒，母親呢，時常背人偸訴自己的命苦。妹妹沙兒也有時撅着嘴唇不願到嫂嫂的房裏去。惟獨仲則却歡天喜地的，彷彿忘掉了己身以外的世界是一種什麼顏色，而那嫂嫂，即是那楊泗鎮婁家大爹的女兒，較初來時出脫得更漂亮倜儻；但是近幾個月却見她的面色老是冷冷的，而且聽說有了病了。這種種現象便是一個不幸的徵兆。而曼叔偏要餓鷹抓小雞似地，乘着他的情感的一時的脆弱而用唯情論向他攻擊。他心裏流淚，表面極力現出鎮靜。結果他還是依然認定他的哥哥仲則必定是會錯誤的。這錯誤的唯一根苗就是不依常軌，進一步說，就是神經異常。

『可憐的老年人呵！』這句話裏面，在曼叔說來，是含有二重悲哀的。

誠如曼叔所見，仲則的妻子患了病了。第一個明證就是她輟了學。第二個明證就是仲則一見着他的朋友便愁眉苦臉地說：『這怎麼辦呢？』

仲則每日課畢，回家便伏在桌前改批學生的文卷。他的妻子婁四姑娘却躺在牀上呻吟。起先他夫婦倆原合范老爹范老太曼叔沙姑娘同在堂屋裏喫飯；近來因爲病的緣故便決定她一個人在房內用餐。因此，仲則每當喫飯之前便去問她要喫什麼菜。可是日常種種的菜餚一到婁四姑娘的胃裏便傾吐了出來。仲則慌了。問她『喫旁的東西麼？』她用眼睛望住他的臉，『炒米糰子怕是容易消化的，』說完，便慢慢地把眼皮閉上了。

仲則立刻從帽架鈎上抓下一件竹布長衫，一路跑了出去。他站在街上，忽然思量：炒米糰子是什麼東西？到那裏去買呢？大約是糕餅店的貨物吧？他沿街去尋糕餅店，已經尋問了十家，他們都回說，沒有這東西。他又努力去回憶兒時的食品，忽然大悟：炒米糰子是糖作坊裏發賣的東西。糖作坊不是條條街上都有的舖店嗎？於是他從中午光景直到日

頭西斜了，一逕都在街市中繞圈兒尋炒米糰子；因爲現在是五月天氣，這種容易見熱即融化敗壞的食品就在糖作坊也停止製作了。他跑得汗流遍體回到家裏，一進門就碰見他母親范老太坐在他的臥房門外一把交椅上，張大眼睛望着他！

『少奶奶病了，離不開你，你這半晌跑到什麼地方去來呢，這樣的滿臉是汗。』

仲則不答，直衝進房去，站在他妻子的牀前：

『怎麼辦呢？沒有……』

他的聲音顫起來了，當他看見妻四姑娘的一雙放亮的眼睛在那牀帳中枕頭上黑暗的光裏忽然掉過去，只現出她的一頭黑色的軟髮和那橫臥着的一段白色的背影。

『仲則，脫去長衫，涼一涼吧！』范老太在房門外大聲說。

『是哪，我就脫啦！』

於是他聽見房門外有歎息聲了。

范老爹看見媳婦病了，又不想飯喫，又現嘔吐的症候；便悄悄地問他的妻子：『媳婦

的月事停止了嗎？』

范老太凝想了一會，回說：這樣的事據說曾有過兩次。停了一會又說：『這孩子也太撒嬌癡了，你還得給她挐挐脈吧？』

第二日，范老爹叫過仲則到面前，說婦女有許多病症，做丈夫的是應該留心的；『媳婦倒牀也有幾日了，你叫她來，我給她瞧一瞧。』

據范老爹的診斷，妻四姑娘確實懷了孕了。這個消息使仲則非常歡喜。他告訴了他的妻子，她將眉頭蹙緊，不去理會他。他便跑到胖子朋友黎先生家裏，又跑到月出之光的編輯人覃先生家裏，在他的室中大踏步來回走着說：『這也罷了。可是女人總是可憐的呵！我怕讀那篇文字，那篇將這個獻給我的妻房！……可是你知道女人們在某一個時期中喜歡喫些什麼東西？呵，是哪……是哪……隨她自己的嗜好罷？這容易辦。』

他停住脚步，又深深地歎了一口氣，『唉！我認識了人生了。』

仲則的臉瘦削了；原來是長長的臉龐上停勻擺着一雙淸而秀的眉目的，現在在那

眼眶的周圍顯出一個大而圓的骨骼暗影；他的感情一受激動，就可以瞧見他的手指戰兢兢地抖擻起來。

他回到家裏，看見牀前地板上一大塊嘔吐出來的帶有藥臭的汚黑汁水；再看牀上躺着的妻四姑娘，臉色白得和黃蠟一般，閉着眼皮正在那兒慢慢地喘息。他大聲呼喚媽媽，沒有人答應；他又喊易媽，那老婆子却正從後房側門緩緩地走了進來，一隻手拖着一柄掃箒，一隻手提着一個盛有煤灰的木箕。

『這怎麽辦呢？』他急急跑到對面房裏去找老爹；老爹歪着腦袋，沈吟一會，說：『不會錯的，且看明日的情形罷。』

仲則又急急轉到自己房裏，挨在牀邊坐下，望着那牀上的人。他伸手去摩她的頭額，手腕，和胸膛；他將自己的臉貼到她的胸肉上去聽她的心搏。忽然他聽見她哭出來了。他不能說一句安慰的話。

當這日仲則不在家的時候，妻四姑娘想喫藕粉。她賭氣不願意使喚那老婆子易媽；

平日又常聽見范老太借故來挑剔，說她不懂事，說她不知道一點兒家政，說她專磨折男子。她便想起那一天夜間，因為要喝口白水，仲則便爬起來連撞帶跌地在黑暗中一路摸索到廚房裏去取盃滚水；那開門和關門的響聲，他的亂跑的脚步的響聲，把老爹和老太都驚醒了；老太打一個呵欠，揚聲問易媽道，『誰在廚房裏弄得一片響？』

『大少爺給少奶奶舀茶水呢！』

『呵！好福氣。少奶奶倒有了一個好僕人了。』

所以這次她硬撐下牀來到廚房去調一碗藕粉；不幸藕粉的分量估去沸水的分量三分之一，太多了，調製得顏色不鮮明，而且沒有仲則前回給她做出來的那種爽口的清嫩香甜。她自認失敗了；將那個滿盛着半透明漿汁的白瓷青花的碗用力向桌上一擱，便倒在牀上哭泣。恰巧易媽給她送煎藥來，她一翻身坐起，兩頰緋紅的，幾口便將那一大碗煎藥灌下肚去。待得仲則從外面回來，已經看見她是這個模樣了。

從此以後，仲則除到學校工作外便坐在家裏。

范老爹在行醫的餘暇，給他的媳婦診察了幾回，仍斷定她沒有別的病，仲則懷疑他的父親有點厭惡的神情，便說，『換一個藥方試試看如何？……』

『換一個藥方？這都是胡亂換得的？你太把你的妻子看重了，她並不曾把藥喫下肚去。』

仲則以爲老爹不肯給他的妻子將病治好，便一步跨了出來，走到房裏坐下。他在他的昏沈沈的頭腦裏虛搆出許多的疑惑。他想起近來母親的態度，父親的態度，都是冷冷的；妹妹沙兒也不到她的嫂嫂房裏來了。那天婁四姑娘喊易媽打洗面水，媽媽便要那老婆子去給來客開門，那兩個轎夫却閒坐在長板櫈上沒事幹呢！這不是排擠是什麼？病了，不給她藥喫，孕婦也得喫藥呀！這個地方住不得了，去罷！去罷！連那個老畜牲，那易媽，也指桑說槐的暗笑我們，這是誰的唆使呢？他的疑惑的陰影越拓越大；起先只瀰漫在他的心裏，隨後便如庭前的大霧流了進來瀰漫於他現在所居的屋子的每一個房內，末了竟迷天漫地的遮沒了他的隣家，他所居的這個城市，以及於這個人間世界。在這個迷離模糊

的境界中，他瞧見他自己和他的可愛的婁四姑娘兩個人，僅僅是兩個人，孤立在一個高峯之上，被那茫茫蒼蒼的天空包着，俯瞰下面的塵世而生歎息。

他的眼淚沿頰流了下來。待到他聽見妻子喚他，才伸出一隻手背在臉上擦了兩下。有一天，范老爹問起他的媳婦的病狀，范老太緩緩搖着扇子說道：『他們不要你醫治了，他們要去請西醫瞧看呢！』

『什麼？？西醫』范老爹大怒。

五

覃賓君許久不曾見仲則到他家來，以爲他被婁四姑娘累乏了，或者那清癯的文學者正藏在枕角邊做詩呢，『我且去瞧瞧他。』

他從他的光線不甚明亮的房裏，穿着一件米色綌綢的單衫，伸起他特有的長頸項，做出三歲兒童牽住媽媽要糖喫的笑臉，向他的五十歲的母親行一個暫時告辭的彎腰

禮，搖搖擺擺走到大門口。他的軒朗的眉毛，被街中石上反射的夏日正午的陽光逼得一縐一縐的，『這樣的毒日底下也有這麽多的人行走呵！』在他的慈悲的頭腦中頗以爲是怪事，而他的在這個時刻走出大門却不是爲的是麵包呢。

照平日的慣例，他走進仲則的堂屋裏，要先喊一聲『仲則！』然後可以瞧見那個蜷髮腦袋隨着驚訝的『哦！』從西邊正房的門帘縫裏鑽了出來。這回他却不曾得着那在他意料中的結果；他剛揣度着，『還不曾回來吧？』那對面正房門口現出一個長臉的老年人穿身白色洋布衣褲的短裝向他打招呼。

『哦，老伯，貴體好啦？』照例是眼睛眉毛擠成兩根平行短線在臉上的笑容說出來的客氣話。

范老爹的長臉，蒙直得比平日更現出要長一些；因爲不笑，兩邊的顴骨便黑油油地突了出來；而那嘴角旁的縐紋被院中天竹和盆花的綠葉上的反光映照得極分明。

『哈？這是動怒的樣子。』覃質君以爲自己有點悚然了。

他們進了房，范老爹讓覃質君坐下；一面裝好煙筒送給他的來客，自己就坐在那平日常坐的椅上，將背脊靠緊。

『你來瞧仲則麽？去了！他倆都去了！』

覃質君剛抽完第一口煙，一個小脚老媽媽送了一盃茶來放在他的面前桌上。

『到那裏去了？買東西去了嗎？』

范老爹搖頭。他的胸部似乎被什麽東西緊緊壓着的一般。半晌，他將身幹向前方突出，兩手彎彎地扶在椅子的兩旁，睜着眼睛問覃質君：

『你瞧！世上有這樣的道理沒有？我們老年人變成了老畜牲！』

覃質君已經抽完了第五口煙，便恭恭敬敬地將煙筒遞了過去，笑着說，『你老人家請抽煙啦。』

『你們都是至好。仲則的交遊中並無壞人。性情，我知道，雖然暴躁，他也已經是三十一歲的男子了。覃先生，你瞧？』

『是的，是的。』

范老爹將紙媚插入媚子筒內，把牠擱在桌上：

『誰不愛誰的妻子！這其間也應當有個分寸。仲則這東西，愛了妻子，忘了父母！』

『是的，是的。』

『他的母親是一個老年人，說話是不免嚕囌的。家裏的女僕和主婦難道就不能交談嗎？那畜牲，那個仲則！他坐在你先生所坐的地方正讀着那日的新聞紙；忽然用手掌，在我的，(你聽清楚，)在我的這桌上猛力一拍！大聲喝道：「易媽！我要你不要和那老畜牲談話，你不聽嗎？」這究竟爲的是什麼事情呢？』

『老伯，仲則的毛病就是壞在這一點呵！』

『哈？毛病？這簡直不是毛病，這簡直是昏蛋！』

『是的，是的，是昏蛋。』

『我就問他：「母親說話，豈有兒子出來干涉的道理？並且她們說的並不是你呀？」覃

先生，你想他怎樣囘答？……

『他的臉色靑了，嘴唇顫抖抖的，紅着一雙眼睛問我：「她們說的話，爹爹難道不知道嗎？我們家庭的破裂就從那兩片嘴唇生出來的。我今天衝撞了父母，我就和你們拚個你死我活，到頭不過給我們加上一個忤逆不孝的罪！我不怕！這樣活着還不如死了的好！』

『你瞧！覃先生。這是什麼話！我也就再不能忍了。只看他那一副瘋狂的面目，我的命裏也就受不了這樣的好兒子，我喊他給我滾出去，我不要這樣的兒子！

『他說！「滾出去麽？好的！我正要擺脫這個牢獄！」唉，「牢獄！」他現在帶着他的妻子已經逃出我這個牢獄了，覃先生！』

范老爹的眼角漸漸潤溼了，從抽屜裏摸出一幅小手絹去揩拭他臉上的汗珠；隨後，他無力地把他的背脊貼在椅背上，呼呼地喘着氣。末了，他將聲音低下來說道：

『覃先生，你是他的朋友，平日對於他的這類行爲也曾多少勸誡過，做父親的人的

力量只有這麼多呵！』

覃質君的耳朶聽着范老爹的控訴，眼睛却翻起白來東張西望，而嘴裏又隨着這老年人的語勢的頓挫時時答應着『是的是的；』他想『糟了！怪道今早起來，我的右眼皮跳了三下呢！』他隨手在桌上近窗的處所，摸得了一本廣驗新方。他把這書翻開了幾頁便道：

『近來天氣熱，你老人家也照常出診麼？』

范老爹誠誠懇懇地說：『有些熟識的舊主顧，或者親戚朋友家裏，是不能不去的。病人盼望醫生如同饑渴盼望飲食，義務上說不得不去；維持生活，那又是一件事了。』

覃質君趕急站了起來，問曼叔在家沒有。

『他麼？在學校裏用午飯的。』

於是覃質君恭恭敬敬地向范老爹行一個禮，退出到大門外，吐了一口很長的氣，望着回去的那條火熱炙人的石路，又擡頭看看天空的碧色：

『熱呵！且回家洗澡去。』

於是一部人力車上伸出一頂白色草帽，那東西和車中人的肩頭的距離遠看去似乎比尋常的高一寸，而且左右搖擺着彷彿打着瞌睡的樣子，漸走漸遠，拐一個彎便不見了。

范老爹送了覃質君出去以後，回來躺在房中。一會兒他聽見他的小女孩沙姑娘從學校回來了，在後房裏和她的睡在牀上的母親噥噥地說話；一會兒聽見廚房裏的僕人們的大聲談笑，和炒菜的油在鍋裏炸得吱吱地響的聲音。一陣濃熱的油鹽氣味從後房的側門口，從堂屋的窗櫺間，慢慢湧進他的房內在空中裊動；在他的頭髮，臉和口鼻上盤繞。他望見房裏的傢具和書籍之間彷彿有半透明的煙霧在那裏出出進進，窗外的日光似乎比先一刻更暗了些。在這樣的情景中間他被家人喊請到堂屋裏喫午飯。

在餐桌邊圍着坐的，連他自己只有三個人。沙姑娘睜着眼睛瞧着菜碗，急急地用筷子把飯進口；那已經沒有了生氣似的范老太只將一碗飯擺在自己面前，却不曾見她動

手去喫；范老爹慢慢地喫了一碗飯，便把筷子放下，他問他的妻子：『曼叔快回來了吧？』

自從前日下午起，范老爹的食量減少了。范老太卻時常流着眼淚。所以在這兩日每當用餐的時候，即使曼叔在座，一家人也都是靜悄悄的。

午後的熱度陡然增高，天空中起了一團一團的烏雲。這院中的花木的枝葉沈鈿鈿地動也不動。范老爹有一個應去診視的病人也不去看了；獨自坐在階前一張漆布涼椅上沈思：

七年前，范老爹因爲生計上的窮困，帶着范老太和沙姑娘住在鄉裏。仲則和他的弟弟曼叔在城中各自有點小小的職業。兒子的學校生活過去了，這回應該開場的是他們的家庭生活。這位父親，就爲了這個問題，首先和他的兒子仲則商量娶媳婦的事。

『這樣的事是用不着父親來管的！』青年的血充滿了仲則的脈管而使他的臉都紅了。范老爹感到他兒子的無禮的反抗，立刻便像一座火山的噴火口冒濺出憤怒來。

『胡說！我不管，誰管？才得皮毛，便要嚷自由了！』

這場爭鬧發生在一個暑天的夜間；許多赤膊漢子和穿粗藍夏布衣的婦女們都睜眼瞧着這個不講道理的學生，和他的長臉乾瘦的父親。范老爹越加大怒，而且以爲生了這樣的兒子便是家門的恥辱，便說：『這是重大的事，不能由你！』父親的威嚴掩住了旁人的耳目，但是兒子却在半夜裏失蹤了。

現在范老爹囘想到這裏，歎了一口氣，『誰知道他那時的脾氣到現在還是一樣的』。兒子棄去了父親，父親也賭氣不去尋兒子。然而范老太却絮絮地責備起她的丈夫來，說他趕走了兒子了。

『還有一個呢！』范老爹始終要保持他的威嚴，後來經不住他的妻子的聒絮，便也有點兒後悔，因爲有一年多光景仲則竟不歸家。

一年餘的某一天，時序是在秋季。在斜的落日射在城中的一條冷巷牆脚邊的青草上現出寂寞的古昔的淸靜。一個穿白洋紗長衫的青年在前頭踽踽而行；范老爹從後面趕上去，跟着他身後絮絮地解釋自己的悔意：『只要你囘家去，只要你囘家去，你的母親

正在盼望你呀！』

這老年人的聲音咽了，只望見他的那個青年兒子貿貿然去了。

范老爹從涼椅上兀地站了起來，『哈！竟是這樣的無情！』他在階前來回踱着，『也罷，不見面也罷，我只願望他能夠多事積蓄，不要爲生活所困呵！』他已經走進了自己的房內，從桌上提起那支煙筒，喊，『易媽，給我點火！』

那煙筒在他手裏比平日格外吸得潑潑地響；半晌，他還不能竭止他的思潮。『唉，這完全是那個年輕女人將他引誘壞了呵！』

一陣溼風從簷際落下，吹得那窗前的天竹和玉簪花的葉子一齊亂抖；幾線粗大的雨點直掃下來打在屋瓦上和院中的石上颯颯地響；天色較先更昏暗了；對階那小小房裏錚錚地鐘鳴了四下。那架着玳瑁眼鏡的圓臉的曼叔正緩緩地從外面走了進來。他的頭是低着的，兩隻臂膊齊垂在肩下，亂風拂起他的白夏布長衫在他的臀後飄揚。他走到范老爹的房門前，向裏面瞧了一回，便走到那間小小房內去了。

這間小房是他的書房，是他的臥室，而且就是一個月以前他的哥哥仲則曾在晚間和他長談的那間房。

他脫去了長衫，把來掛在壁上，便取一柄小草織成的蒲扇坐下在自己的椅上搖動起來。他的臉雖是圓圓的，但近來瘦了；面色雖是白白的，但近來黑了。在這個二十八歲的年輕的面目間竟可以尋出一些和范老爹臉上的皺痕相似的影子；那尤其相似的便是他向着母親強笑時的那嘴角邊的疊紋。

失戀的悲哀，哥嫂的出走，和近日來兩位老年人的慘悒，使得他的背脊在行路時愈加彎下了。

他站起來和那囘一樣，從窗格子的上方望見斜對面的右邊正房裏渺無聲息。天色因爲落雨的原故更是教人悶鬱得慌，雨聲打在花葉上不斷地響，『去了，那也是可行的事。但是應當借一個和善的口實呵！』

十六年，三月。

附錄 作者評傳

羅黑芷死了

黃醒

黑子雖然不能算一個文學家，雖然沒有甚麼大得了不得的文名，可是他的作品，却自有他的生命；若是他不守在閉塞的長沙內地，若是他肯隨和講求交際，只要他肯和時賢們標榜一下子，或者是逢人便罵，怕莫不也成功一個風頭上有名的文學家？

他死了！他潦倒窮途，貧病交迫，他禁受不住環境給他的重重壓迫；他死了！他死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子時。

他的生平，就我所知道而現在能記憶的是這樣：

辛亥以前在日本讀書，是同盟會的一個很激烈的青年黨員，辛亥革命，他參加上海舉義，爲監視滬寧路車站的電報，和兩個同志同時被捕，關在虹口巡捕房，留有照像，這是

他入世第一次的入獄。

民元，因章行嚴的介紹，到湖南圖書編譯局擔任譯書。編譯局取銷，他就在長沙幾個學校做教員。

民八，開始創作，著了一編懺悔，是一編自敍傳，刊在民九的長沙民治日報中，隨後再到楚怡工業教英文，替楚怡譯了三兩部教育書籍。

民十二，同李靑崖等六七八創刊一種文學的半月刊——湖光，他的創作漸多，雖然十九是很短的短篇小說，表現力上已經有相當的成功了。靑崖便介紹他加入文學研究會爲會員，因此小說月報和文學週報常常有他的作品出現。不過署名却由黑子變爲黑芷了。——這是靑崖的意思，以爲黑子二字有點像江湖上朋友的名字，欠雅馴，在寄稿給西諦的時候，代他改『子』爲『芷』。

他本來的名字，叫作羅象陶，字晉思，號黑子，祖籍是江西南昌，因職業的關係，在長沙住了十多年，死便死在長沙。

他在死的日子以前兩三個月光景，因爲一篇文字，被湖南省政府捕入監獄。據傳說不是營救的有力，幾幾乎被誣爲共產黨而割掉腦袋。（這一件事勞働大學的黃德安兄最清楚，應該讓德安來報告。）後來雖得出獄，可是已經氣成不可救的重病了。死，便死在這一場病。

慚愧！他當我是他的一個朋友，我未免太對不起他了！從前我嘗笑着向他說：

『黑子，我一定死在你的前頭，望你將來爲我作一篇小傳。』

誰知我現在還在做這一部無意義的造糞機活動，他倒先死了！在我良心上應負的責任，我竟沒有力量而且竟不知道用一些甚麼字眼，寫出他的生平，纔不汚衊他的人格。

他的死耗，是從我的家書中得來，據說他死後連棺材也沒有。他最大的一個兒子還沒有成年。一個繼母有六十歲了，他的夫人現在又有孕，合計遺下老幼大小十一口，如今正張開嘴在哭。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我沒有方法能一一通告他的朋友，現在我想文學週報是文

學研究會的會刊，就借文學週報有這樣替他傳一個消息罷。朋友們，以及同情他的文學家，或欣賞他的作品的人們，大家若想表示一點各個人的意思，在上海的請就近通信和江灣立達學園袁紹先君商量。

一九二七，十二，九，在南京勞工局。

予所知於羅君黑茈者

李青崖

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予得趙君景深自上海寄書，知羅君黑芷已與世辭，雖於其病狀及去世之地點日月未之能詳，然噩耗之真碻，殆無疑義！嗚呼，長沙漢口相距不及千里，平時交通便利，朋輩安居，音書二日可達，今乃自上海轉折而始知此噩耗，益彰亂離而消息難於直達之苦矣！

予之識黑芷也，約在民國八九年，其時同服務於長沙楚怡工業學校；然以所授之科目逈異，接談甚稀，故初未嘗知其肆力於文學而有不磨之深造也。其後因黃君愼伯之介紹，得讀其所作之短篇，憂鬱酸苦，深刻無倫，儼有俄人朶思退益夫基之神味，遂與訂交。五六年來，在長沙幾無日不相過從，予之受益於黑芷固多，而黑芷亦以其道之不孤，遂益努

力而置身於象牙之塔矣。

黑芷原籍隸江西南昌縣，生長於蜀，卒業於日本慶應大學之文科，歸國娶於湘，遂卜居焉。原名象陶，字黑子，於其作品別署晉思或黑芷謹厚朴納，不苟言笑，而其觀察力之強且富，初非近世之自號浪漫派者所可夢見也。辛亥光復之際，黑芷在上海，躬執武器，隨黨人奪取上海北站，功成身退，絕無所居，且絕不以此自炫。嗚呼，斯又豈時流之所能乎！

黑芷之於文學也，以短篇之創作爲最富，其已散見於小說東方兩雜誌，湖光零星兩週刊，及長沙大公南岳兩報者，約近百篇；至於譯述，則有賴慈珂之戰中人全書之半，及巴比塞之火線之下之砲戰倚懷等篇；若小品及詩歌，則有牽牛花集：其努力不懈之精神，固已有不死者在也。予僑居漢口已十五閱月，其間僅於今年元宵回長沙時，與黑芷相晤二次；後以彼此人事變遷，幾迄未互通音問，僅於湘友至漢口者之傳語中，知其尚在長沙，並其服務於長沙民報之經過而已，故於其年來之創作與譯述，未之能詳；然以其所遭之坎坷臬兀計之，固可預知其所作所譯尤必富於今年以前也！嗚呼，予安得覓數月之暇晷，輯

黑茫之遺藁全部，爲之公諸同好耶！

教員生活之苦，夫人而知之矣；然一二年來之湘省之教員生活之苦，則爲尤甚：脩金之標準日減，聘約之期限日促，則物質苦矣，生徒務於政治之叫囂，練習荒於游街之運動，則精神又苦矣，而黑茫乃以教授英文，致所苦乃倍出於教授其他諸科目者之上：故於今年春間，退而寄居於長沙東郊之村落。其時赤化之勢甚張，投機及工具者流，已實行打倒掃除一切舊習慣，如留須坐轎衣長衣戴眼鏡等事，在村落間均目爲有產階級之徵，禁之不遺餘力，而黑茫乃以年近四十遠隔城市且體弱短視之故，遂均犯之，致鬱鬱者數月。嗚呼，其精神上所受之打擊，又何如耶！吾知黑茫之必有以語世人者在也。至其今年秋間，因民報文字獄所受於湖南佛化分子之橫逆，以非予所能詳筆之於書，請俟異日，吾又知黑茫之必有以語世人者在也。

嗚呼，黑茫死矣，黑茫竟死矣，以其天材，以其努力，假以數年，其成績之鉅麗，必能爲世界現代文學界增一異彩；又或黑茫能置身於北京上海羅馬巴黎，則其取材之富，遭遇之

順，亦必倍蓰於今日；乃時間空間俱爲創物所限制，不亦大可悲乎！雖然，以其所受之限制，而有其已著之成績，此黑茫之精神之所以爲不死也乎！

去年六月，予譯四騎士既畢，約黑茫於秋涼後共譯火線之下之未譯諸篇，俾國內文學界得窺巴比塞之鉅麗；乃以謀食四方，竟渝宿諾，今良友逝矣，夫復何言！又零星社之諸友，至今年秋間僅黑茫尙居長沙，其餘則均零落星散，天各一方，回憶數年以前，羣居長沙時之蔬食舊醅前之高談雄辯，蓋不可復得矣，嗚呼！

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寫於漢口。

羅黑芷的小說

黎錦明

羅黑芷死了！不是自殺，也不是爲的肺病……他脫出一班文人死的濫調而死了。雖然那情形有些令人感到稀奇。

現代人的死原來不是稀奇啊。但這時代所產生的死的名詞實在有些稀奇——尤其是在共產黨這名詞之下。我的幾個舊同學畢三石，馬良材，謝伯俞……就這麽被人慘殺死了；然而羅黑芷者，他幷非一個共產黨也被人誣陷以至於死了，被那惡毒的人心和暴囂的環境所囚困以至於死了！依文人的眼光看，他的死或許比肉體的死更加感到慘痛罷。這眞使我想起安特列夫那一篇七個縊死的人的小說來。

剛執筆至此，我不由的感到一種悚懼了。羅黑芷死的原因是爲的一篇文字，我又焉

能不爲着我這篇文字感到這凶惡的危機呢？在這灰色的周圍我便看見那許多人類的顏面——他們在疑忌着我，恫嚇着我……我只得把筆滑開了。

我知道羅黑子這名是在長沙當學生的時代他已做了我許多朋友們的教師，已經還算是我的『老前輩』中之一了。那時他還不曾發表文章，他的許多學生也不曾對人提及過他有文才。去年我由北京到上海來，在小說月報某一期的頭一頁上看見了羅黑芷這名字——我還沒有想到就是他——便有些驚奇起來：因爲文壇上又興起一位令人注目的作家了。有一次在北新書局曾和伏園先生談起了他；伏園說：有人說這恐怕是傅彥長的別名，因爲文字有些相像……不久，會見了彥長先生，便問他羅黑芷是否就是他；他連忙搖着頭。又不久由西諦先生口中才知道他是長沙的一個老教員。隨後我到了廣州，和許多朋友談到過他，在魯迅先生住的中山大學之鐘樓上又和伏園先生談過他的作品，直到現在，由黃醒先生的信中才知道他便是羅黑子，給了我這麼一個幻夢。

他死的情形我自然還不大熟悉，在這裏我不能表示一些深刻的哀感出來。留有幾口待哺的家人、幾個散別的朋友，幾篇不入『時尚』的作品，——一個眞正作家的死後，大都不過如此罷。雖然悲悼他的意義并不在此，然而我終究不能不悲悼這是著作界的一個損失。他是一個努力者，在文壇上建了許多可紀念的工作。然功未屆而身先亡，——這尤其是一宗可痛惜的事啊。

他著作的特點是『新創的體裁和別致的人生懷抱，』我在讀他第一篇著作時便有這感想了。我最佩服他的是：在這泛滿了享樂和傷感勢力的文壇上，而他獨能走他的一條新闢的路。他沒有享樂化，這許是他的生活意義告知他了；他不傷感化，這許是他的思想能使他寧靜。他只不住在現實的生活瑣屑中去捉摸他所見到的人生意義，沒有假借掩飾的將它寄寓在文字裏；讀者只要玩味一下，便可看出他所下的苦工了。就因爲他能觀察現實，他的作品沒有一些虛浮誇大的氣息；雖然有些是近似幻想的，然而篇篇却是建築在忠實的寫實藝術上。——我看了他的一部小說集春日，便將這位作者的特點

肯定了。

然而也許是爲着他所遇的生活過於糾紛了罷，他急於欲求『人生』似乎把他的『創作修養』忽略了。爲着藝術這形似美婦人的東西，他終於不曾得到她十分體貼忠實的愛——他在那獨創的體裁和新穎的文字裏，似乎反而因體裁和文字的藝術障礙，把他所寄寓的人生懷抱弄晦澀了。這是一班作者的普通現象，也不能不說是他的一個缺點。我在他的著作內容裏看出他有許多大作家所具的頭腦——能很靈動的去攫取一件小說的材料；但他若能擇開那些人生懷抱時，我想他的成功已遠出一籌了。

這怎麼說呢？我以爲所謂『人生』這高尚的名詞應該由時代而蛻變了。我們似乎再不應該因爲社會是黑暗的而咒詛人生，因自己的生活是美備的而讚美人生了。這些——所謂悲觀，樂觀，已成爲十九世紀左右文人的觀念了。如鄧南遮者——我曾讀過他一篇小說——他看見了酒館裏那些爭鬧和詈罵的下流男女們，便醜詆之曰『豬』；在這充滿對於人生醜詆的文章上，還標其題曰『金錢』他的意思以爲這些人的無恥是

受了金錢魔力的播弄；他便拿這崇高的眼光，高踞在象牙塔上來教訓他們。這個我不敢贊同——因爲鄧南遮如其沒有金錢，他又怎能在象牙塔上踞着呢？我以爲現代的作品已建築在社會經濟的思想上面了。雖有些思想家直接的承認文藝是完全建築在經濟上，——有些過於單調，但我們能要認識現社會實是一宗應當的事。所謂樂觀，經濟耳；悲觀，經濟耳；總之，美醜和善惡的社會不過一個經濟問題罷了，我們拿經濟問題來解決現社會，已是近來文藝思想中堅穩的建築物了。然而有些中國作家還寄寓人生爲波濤的起伏，『一葉的飄蕩，』這未免過於令人憧憬了。

羅黑芷的作品大半被這些人生觀念占去。雖然藝術還是寫實的。然而他若能先去『思索』人生，我想他那些同樣令人憧憬的思想一定可以免除了。但我還是覺得他的著作在這新文壇上是值得紀念的——他的努力，實在是一班作者所沒有想到的事。如其他不死，他將繼續開闢他這條新闢的途徑，在將來，我們自可以料想他所發現的異境了。然而他死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死了……我們只有把哀感和惋惜的情思重壓

在心上罷。

我對他的感想如此。近來思想時常變動，我不能再作哀劉夢葦君那樣的文字了。現在我把他將要出版的一本小說集介紹如下：

（一）客廳中之一夜——是抒寫他過去的一個賭博時的印象。

（二）春日——是用春日的意思反映一個病殘的老婦人他着力寫她的心靈和心靈變幻的經過，是全集中最好的一篇。

（三）乳娘——是分析一個婦人的生活狀況，由此可以看見他對於一個破落階級的觀察。

（四）逃遁——是寫一個流落在杭州的女子的一片灰色的歷史。

（五）不速之客——他藉一個來客的問答表示他對於『人』的觀念。

（六）或人的日記——是他在想象裏搜尋許多事物的眞理的情形。

一九二七，一二，七。

羅黑芷的散文小品

趙景深

我還記得前年在長沙李氏庭園裏的宴會，筵席既散，幾個生的悶脫者瀟脫不拘的任意踏着曲折的橋檻，穿過幾個亭閣，談着笑着。彷彿那時是暖日融融的，彷彿我們談的是建設小劇場，排演歐美名劇的幻想，這時羅黑芷也在那裏，我便在那裏由主人李青崖的介紹而認識了他。誰知這最初的相會竟也是最後的相會呢。呵，他那黧黑的，飽經風霜的，沈悶憂鬱的臉呵，他那含着苦悶情懷的微笑呵，我將永遠不復再見了。不，不，我又重見了這樣的臉孔，在他所著的散文詩歌的合集牽牛花（署名晉思，即黑芷，長沙北門書店出版）中。

那時我和我新婚的妻雲裳在紹興度那甜蜜的生活，黑芷贈了那本牽牛花給我們，

在開卷的第一頁上寫道：『這本小書是敬送給景深先生和他的「妹妹」同在閑中賞玩的。』所謂「妹妹」是因爲我稱我的妻爲妹妹，作過三首小詩，他也便照這樣稱呼。他還要我替牽牛花做一篇批評，我允許了他，誰知直到如今方纔執筆，而他已不及見了。『黑芷，請你恕我！』

誠如黑芷的摯友素絲所說：『晉思是灰色的，』我們看他『從酒樓裏出來，』那樣的頹唐；再看他回憶起昔日的女友，閃着『死草的光輝，』即不認識他的，也會猜想他的面孔是憂鬱的。

素絲又說他的文字太日本化，這我們可在那個夫君詩中看到，這詩只有一句，『瞧着可愛的妻子抱着伊初生的小孩只向着旁邊的美男子蜜蜜的微笑着的那個夫君，』這不是很有日本的俳句風味麼？我雖不大喜歡這樣長的「張句，」但對於這句詩的情調却是很能夠體驗的。

他歌唱的是家庭間的和穆平靜，他歌唱的是瞪大了眼睛，茫茫然的『陳婆婆，』他

歌唱的是搖着大蒲扇拿着書快要熟睡的主人翁，他歌唱的是初生的黑白花的小貓咪。像這樣沖淡的淡黃色，竟有人錯認他的身上塗滿了赤紅，怎不令他氣憤而死呢？世上再沒有比被人錯解還要傷心的事了。

鄉愁很像魯迅的文筆，尤其是下面這一段：

『哥兒！哪！這兒一點東西送給你。』

挑水的老王從他擔進院來而尚未息肩的一頭水桶裏，取出一枝折斷了的柳梢，尖尖的長葉滴下了水珠在他的手背上。呵！城外是一個什麼世界呢？他又在他肚腰帶裏挖摸着，一個黑殼亮翅的蟲兒嘶鳴着隨着他的手出來了：

『這叫做蟬子。』

『呵！老王』

我飛跳過去了。於是那蟬和柳枝便齊裝在一小方竹籠內掛在後院的壁上。

魯迅的孤獨者不也是寫的一個岑寂的人送東西給小孩們麽？

以前我曾做過一首詩回憶我的第二故鄉蕪湖。其中有幾句說：『媽媽，我現在又回

到我們蕪湖的老家來了呢！這風吹不到，日曬不到的狹窄市街，不是你的孩子時常遊逛的地方麼？這低着頭煎豌豆餅的沈靜老頭兒，不是你的孩子的眼睛時常繫念的麼？這小販拿着小銀刀削着的白荸薺，不是你的孩子的小嘴願意接吻的麼？這在道上滾着的骨碌碌響的小車聲，不是你的孩子時常引起樂歌的幻想麼？』雖然同是一樣的回憶，但在黑芷的鄉愁裏寫來，實在比我好得多，有趣得多了：

> 你無恙麼？我家的門首的石獅，我記得我曾在你身上騎過；你還是被人家喚做禿頭麼？賣水果的老蔣，我記得你的擔子上的桃子是香甜的；你還是在巷中袒出赤赤滑滑和你師父同鋸木頭麼？可憐的癩子徒弟，那些斑鳩又在叫喚你餵食給他們呢！

黑芷的文字差不多都是這樣溫柔甜蜜的，所以他的散文和小說都有點像詩，他實有詩人的質地，像我醉了，北國之人兩詩都是難得之作，雖然後一首有點摹仿郭沫若的題蘇武像。

像這樣抄了一點，便算是批評，眞太寒傖了。但不知怎的，素來愉快的我，一年一年的

長大，也漸漸的厭倦生活起來，簡直沒有一點振作的力量，又怎能像黑芷那般細琢細磨的文筆，來寫細琢細磨的批評呢？「黑芷，恕我，請你在 Pluto 的夜之國裏容受我這點慵懶的話語。」

一九二七，除夕。

民國十七年六月初版發行
民國二十年十月三版發行

實價大洋四角
（實價不折不扣外埠酌加寄費）

“春日”
〔普及本〕

著者　羅黑芷

發行者　杜海生
上海東百老匯路仁興里

印刷者　美成印刷公司
上海東熙華德路餘慶里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九五號
電報掛號七〇五四
開明書店發行所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
瀋陽鼓樓北路西
漢口湖北街金城里
開明書店分店

新月派文学
作品专辑

翡冷翠的一夜　徐志摩著

国剧运动　余上沅编

骂人的艺术　秋郎著

花一般的罪恶　邵洵美著

西林独幕剧　丁西林著

灵焰　曹葆华著

铁马集　陈梦家著

石门集　朱湘著

玮德诗文集　方玮德著

说谎者　储安平著

责任编辑　刘华庭
刘争义
护封设计　陶雪华

影印说明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研究会是一面鲜艳夺目的旗帜。作为新文学团体，它不但成立最早，规模最大，而且气度极为开阔，影响十分深远。文学研究会的许多代表作家稳步地追随时代，从提倡“为人生而艺术”到迟早不一地转向现实主义，抱着真挚的人道主义和革命的民主主义态度从事创作，蔚然成为我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开拓者和推进者，为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现在，我们从早已绝版的《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和《文学周报社丛书》中遴选十种重新影印出版，其中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散文集和诗剧，形式多样，风格各异；作者既有文学研究会的元老，也有当时刚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新秀。但一些在文学史上早有定评、流传较广的名作不再入选，目的在于挖掘鲜为人知、几近湮没的佳作，多方面地展示文学研究会的创作成就和重要影响。

本书据开明书店1931年版本影印。

春　日

罗黑芷著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天　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75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600

ISBN 7-80569-786-8/I·233

定价：　　4.50元

沪新登字119号